故事丛刊

GU SHI CONG KAN

1983 1

故 事 丛 刊　　1983年第1期（总第2期）

出版者　重庆出版社（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发行者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印刷者　达县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5　字数100千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

书号：10114·55　定价：0.29元

故事丛刊

1983年第1期
（总第2期）

目　录

真实的故事

闲不住的老太婆……………………………………李哲良（3）
——金永华同志的故事
党的好房东………………………………………李哲良（9）
——记饶国模同志二三事

现代故事

“怪”姑娘………………………………………彭明羹（15）
张果老抱金娃娃…………………………………邓仲池（23）
三张诗笺…………………………………………甘新民（33）
女作家卖琴记……………………………………非　同（39）

电影故事

魂断蓝桥（美国电影故事缩写）…………………章　挥（42）

故事新编

宋江与扈三娘……………………………………丁　涛（53）
——《水浒》补遗
武行德智审香罗帕………………………………史　余（62）

艾子的故事（七则）……………………………二　艾（69）

求人奉承　攀亲　艾子求亲　虾蟆的忧虑
报复　健忘的人　谈年纪

趣事·轶闻

草人借箭…………………………………………雷启汉（73）

林则徐求雨……………………………………………雷启汉（75）

罗隐题诗讽钱王…………………………………………周定国（77）

哲学家趣闻（二则）

灯笼与鸟笼……………………………………………老　冯（74）

最后一课………………………………………………老　冯（80）

民间传说

孔子耍滑打如来……………………聂云岚搜集、整理（81）

听话的长工……………………………文　琛搜集、整理（83）

艺术家爱国的故事（二则）……………………………………（86）

心脏回国　　露根兰草

安史明的传说（二则）………………………………罗良德（89）

巧打新县官　　智斗"鸡脚神"

新闻旧话

茶房记者与独家新闻………………………………辛文纪（94）

报人妙语………………………………………………二　马（95）

外国民间故事

罐子…………………………〔象牙海岸〕贝尔纳·达迪埃　冯光荣　译（96）

谜语的故事

狱中拆字………………………………………………（白集）（68）

世界风情（三则）……………………………………哲　辉（105）

点头不算摇头算　　治病的风波　　奇怪的"博士"

动脑筋的故事（三则）………………………………集　纳（107）

放在哪儿？　　赛马慢　　死里逃生的巧计

笑话（四则）…………………………………………………（108）

"美国诗人"列宁(济安)　　"雷锋爷爷"(小陵)

乖孩子(丹丹)　　下决心(丹丹)

漫画（颂屁秀才）……………………………………马　丁（110）

·真实的故事·

闲不住的老太婆

——金永华同志的故事

李哲良

在重庆市市中区纯阳洞旁边，就是传说当年吕洞宾修道的地方，住着一个名叫金永华的老太婆。她家不愁吃，不愁穿，儿孙满堂，本可以安度晚年，享享清福了。但她偏偏要离家别子，独自一人跑到这里找事干。既不是吃斋念佛，也不是打拳聊天，而是为儿童服务。这位看去十分平凡的老太婆却有一番极不平凡的经历哩。

金永华出身世代书香之家，早年在成都益州女子中学读书时，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老同盟会员、女老师崔觉民常常教育她，要向秋谨学习。

结婚后，家庭很富裕，丈夫王莲舫是个猪鬃出口商。一九二五年间，他们带着大儿子王朴东渡日本经商，饱受欺侮，深感祖国贫穷落后，急需奋起直追。回国后，她想为国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比如兴

办学校，传播文化，但报国无门，一时难以实现。

一九四五年，一直在外东奔西走的儿子突然回到了她的身边，而且说从此就不走了，要继承父亲遗愿，在家乡江北县农村开办学校，造福于家乡人民。母亲觉得儿子说得理端道直，也就欣然同意，拿出一笔钱来交给儿子，自己又四处奔走呼吁，为创办学堂尽心出力。不久，经过一番筹备之后，首先聘来一批"先生"，然后又招进一批批的学生。师生一齐动手，开荒垦土，平整操场，接着便正式开学了。学校书声琅琅，歌声不断。白天学生上课，晚上农民来上夜校。讲的是"农人生活硬是苦，四季耕作无寒暑。"；唱的是"山那边哟好地方"、"南泥湾"；说的是民主、革命。一到晚上，总有许多"奇怪"的客人到学校来，大家悄悄商谈一阵，便各自分手。有的走前门，有的走后门。母亲看在眼里，奇在心头。这些"先生"不嫖不赌，都很正经、老实。对人又很和气，教学生也格外认真。她料定这其中必有"名堂"。

果然，有一天晚上，儿子抱了几本书走进她的卧室，笑眯眯地说："娘，我给你送来两本书，你读一读吧。"

母亲一看，一本是高尔基的《母亲》，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心想：这些书都是俄国的，你娃娃就不怕杀头？但她没说出来，只笑着问他："兰骏，你们唱'山那边哟好地方'，到底怎么个好法？"

"好就好在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儿子说："男女平等，都有工作。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没有剥削和压迫……"

话未说完，母亲就急着问："这个地方在哪里？"

儿子为难了。他摸着头，讪讪地说："就在……山那边……"

从此，儿子一有空就来给母亲讲"山那边"的故事。母亲心里越来越"亮堂"了，她猜想儿子准是"山那边"的那路人了。只是儿子不愿意说明，作母亲的也不好过多地盘问。但事隔不久，话终于挑明了。一天深夜，儿子来在母亲房里，嗫嗫地说："娘，我想给你商量一件事情。"

"啥子事情？"母亲问他。

"我们在江北的复兴、悦来、仙桃、静观和巴县的鹿角、长生等乡

都有不少田产吧?"

"是呀,加起来有一千六百多担谷子哩!"母亲说:"那些田产都是为你们兄妹准备的。"

"我想现在就把它卖了——"

"卖了?"母亲瞪大眼睛:"干啥?"

"我和几个朋友准备合伙做生意……"

"你的那些朋友都是'干柴',哪来本钱做生意?"母亲说。"你们教书还可以,经商就外行了。莫把本钱给我'出脱'了……"

话不投机,儿子只好怏怏不悦地走出母亲的卧室。母亲望着儿子的背影,一时心潮起伏,东猜西想,思来想去,她断定儿子卖田不是为了做什么生意,而是另有用途。那又是什么呢?事后她探问过几次,儿子也没说明。直到王慕斋来了,才真象大白。原来儿子果然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现在地下党正缺乏活动经费,想找金永华暂借一笔钱。王慕斋代表川东地下党组织,开诚布公地和她讲了三条意见:一、变卖王家的田产,得来的款项存入银行,借给党组织支配使用,解放后归还他家;二、王家兄妹均由党组织负责培养教育;三、莲华中学交给党办,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金永华觉得党组织如此相信自己,考虑问题又如此周到,合情合理。加上王慕斋光明磊落,胆识皆备,对人又诚恳,一口一个"伯母",直说得金永华心花怒放,满脸堆笑。她从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因此,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当晚,母亲就把儿子叫进自己的卧室,将所有的地契佃约一张张清理出来,又一份份地交给儿子,千叮万嘱,叫他务必小心行事。

"娘,你真的同意了?"儿子一一接了过来,傻乎乎地说:"这可是价值千金哪!"

"这有啥同意不同意的?"母亲说:"为了'你们的事',别说千两黄金,就是倾家荡产,娘也心甘情愿。"

"哪我征求你的意见的时候,你为啥高矮不同意呢?"

"只怪你娃娃不会说话呗!你呀——"母亲说着在儿子额头上轻轻地一点,笑了笑,又严肃地对儿子说:"就照王慕斋说的去安排用场

吧！记住：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干任何事情都要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能有任何私心。经济上手脚要干净，样样盘'归一'，不准乱来。你要对你的'上级'负责！"

一阵凉爽的夜风吹来，摇曳着母亲的衣角。两鬓稀疏的白发，微微飘动。明亮的灯光将母亲的身影投映到雪白的墙头上，显得是那样高大，又是那样结实。儿子被母亲朴素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他想起小时候母亲给他讲的岳飞和文天祥的故事，不觉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着母亲慈祥的面孔，从心灵深处发出人世间一个最宝贵、最真挚的声音："娘！"同时，一串泪珠不禁夺眶而出，噗簌簌地滚落在他的手背上。他忙转过脸去，望着窗外深蓝的夜空。广漠的太空里，闪烁着万点繁星。

夜色更浓了。

当夜商定，次日便开始行动。王朴以做生意为名，先后卖了一千四百八十担田土，折合黄金一千多两。然后又将这笔巨款存入中国银行，后又按川东临委的指示，在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房，开办了南华贸易公司(现在五一电影院对门)，作为党的一个经济活动地点。王朴任经理，金永华任董事长。可惜，公司成立不久，王朴因叛徒刘国定告密而被捕了。

就在儿子被捕前的那个晚上，母亲似乎预感到即将要发生可怕的事情。她要儿子赶快化妆逃走。儿子却执意不肯，说："敌人现在可能还摸不清我的底细，只不过限我在三天之内交出学校全部教师的真实名单。我若一人即刻出走，势必造成混乱，后果不堪设想。"

"那咋个办呢？"母亲焦急地问他。

"看来还得'顶'一阵子……"儿子说。

"要'顶'，就由别人去'顶'吧？"

"别人去顶，自己却逃之夭夭？"儿子说，"娘，这可不象你说的话啊！"

一句话说得母亲哑口无言，耳烧面热。

"娘，我看应当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希望让给别人。"儿子说，"你不是教育我，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不错，金永华正是这样教育子女的，但一想到儿子一旦落在敌人手里岂能活着时，她的心一下紧缩起来，一把攥住儿子的手说："不不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她不忍说出那个"死"字，只紧紧地攥住儿子的手，全身不禁微微颤动，连话音也变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我小时候你教我背诵文天祥的诗。"儿子说，"娘，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我更希望你把爱我的心去爱我的同志。我'顶'上去后，丢监坐牢，死了，你要继续变卖田产，继续办学，保护好老师们的安全，这就是你对我最大的爱，最深的爱。娘，我现在就等你老人家一句话了，你就这样'爱'你的儿子吧？娘！……"泪水早模糊了儿子的双眼，他直愣愣地盯着母亲的泪眼，等着她回话。母亲的心啊，碎了。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她感到身子似乎在朝上浮动，手抖得更厉害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张开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最后她只好别过脸去，重重地点了点头，终于发出一个微弱的声音："你就'顶'去吧，别管我……"

"好！"儿子呼地站起来，"我们现在就来清理东西，该烧的就烧，让敌人连一张纸也捞不到。"说罢，母子二人就开始清理东西。母亲用水将棉絮打湿，然后堵上窗口。儿子划燃火柴，点燃了文件。火光照亮了儿子的脸，也照亮了母亲的心。母子二人相对无言，会心地微笑了。

火光迎来了又一个黎明。吃罢早饭，儿子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擦亮了皮鞋，准备"上班"去了。刚走到门口，母亲忽然叫住他，把儿子忘记在桌上的"烟嘴"拿起来，亲手送在儿子的手里，又把他的帽檐拉下来，低低地压住眉梢。看了看，儿子英俊极了，好看极了。母亲仿佛这才发现，儿子确实长得很漂亮。他看了又看，怎么也看不够啊！

"娘，我该走了。"儿子说罢，却又不忍离去。

"好，去吧！"母亲一咬牙，松开了抓住儿子的手。

谁知这竟是母子最后的一别呵！更没想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王朴同志在大坪英勇就义，时年二十八岁。刺耳的枪声，罪恶的子弹，震动了母亲的心，仿佛打在她的身上，她愤恨极了，也难过极了。从此，她把爱子之心倾注在党的事业上，倾注在儿子的同志身

上，更加热爱党的工作。

解放后，川东地下党把金永华的事迹报告给西南局组织部，上级领导同志得知后，深为感动，连声说“好！”并决定如数偿还这笔巨款。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开出支票，派人送去，不料她婉言谢绝了。

“如今解放了，有了党和人民政府，我还拿钱来干什么！”

组织上又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钱，我是不要的。我只要工作、工作”。

党组织尊重她的意见，给她安排了工作。她将这笔钱交给党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自己承担了重庆市妇联福利部副部长和市妇女互助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金永华如今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了，有儿有女，儿孙满堂，本人又享受十六级干部的待遇，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按说完全可以象同辈老人那样，安度晚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但她却闲不住，耍不来，总喜欢找点事来干。她说：“无事可干，我心里就要发毛，就要生病。”她找的这个差事，既不是逗鸟、养花、抱小孙儿，也不是打拳、聊天、甩扑克，而是办儿童俱乐部、托儿所、幼儿园，为下一代操劳。三十年如一日，为培养祖国的花朵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在她的眼里，所有在托儿所、幼儿园的孩子，一个个都是活着的小王朴。

当有人问她：“你还有什么打算？”

她总是说：“有哇！我还不满足于做一个一般的人，还想争取加入共产党哩！这也正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同志，别看我年纪大了，我的脑子还灵光，手脚也听使唤，还能干些事情，有好多事得赶快做啊！”

人，只要感到有理想、有奔头的时候，他就会感到生活的乐趣，要干的事也就很多，而且会自觉地去干，信心十足，精力旺盛，充满生命的活力。

金永华正是这样的人。我们从她的一生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和理想之光。

·真实的故事·

党的好房东

——记饶国模同志二三事

李哲良

“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
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

一九四六年，董老离开重庆时曾题此一绝。诗后附言：“倭寇侵逼，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远地来人云集潮涌，吾辈初至此邦，几难措足。铜梁饶国模女士，豪爽好客，渝郊红岩经营农场，欣然延纳，结庐其间，忽忽八年矣。当胜利还都，赠一绝志谢。”这里所说的饶国模女士，何许人也？董老为什么特地题诗赠送，十分嘉许？说起来其中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哩。

一九三八年冬，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使日冦长驱直入，很快侵占武汉。“国府”早已败迁重庆，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不得不最后撤离武汉，辗转来到重庆。

那时的重庆，虽为西南重镇，号称“陪都”，但除了几条主要街道稍微整齐而外，其余大街小巷，可以说都是断垣破壁，泥泞遍地垃圾满街。稍好一点的地方，早被“四大家族”和达官显宦霸占去了。由于外地来人云集潮涌，机关学校纷纷迁来，大家都争先恐后，急着寻找立足之地，所以房舍顿时显得空前紧张。来得晚一些的人，最后就连再朽的烂房子也难以找到了。

八路军办事处来渝较晚，就更难找到地方。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有意限制，百般刁难，这就越发增加了找房子的困难。办事处不得已只好和原来的八路军驻渝通讯处合并，改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暂时挤住在机房街几间很不象样的房子里，另外再想法租佃房舍。但一连找了好久，都无结果。自然是因为人多房少，赁屋困难。但主要原因还是出租者怕冒风险，谁敢把房子租佃给八路军？怕不怕杀头、坐牢？

然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谓无人？共产党、八路军，救国为民，坚决抗日。其行为光明磊落，大义凛然，早已深入人心，得到各界爱国志士的支持拥护。八路军找房一事，早已惊动了一个人，这就是董老诗中后记里说的饶国模女士。

饶国模，大足县国梁乡人。虽说出身于世代书香门弟的地主家庭，但她早在成都益州女子中学读书时，就受到“五四”新思潮的薰陶，反对妇女缠脚，主张男女平等。他的哥哥饶国材又是中共地下党员；饶国梁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的三个儿女也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饶国模本人性格豪爽，乐于助人，深明大义，见义勇为。她同刘国华结婚之后，即来重庆居住。先住在重庆桂花街温家院里，后又住在曾家岩、红岩村。

现在的红岩村革命纪念馆，茂林修竹，楼阁隐隐，是瞻仰参观圣地。但当年的红岩嘴却是一片荒坡野岭，杂草丛生。饶国模买下这块地方后，就在这里开办大有农场。先修了一座小型水库，坡前坡后，广栽花木，田间空土，遍种菜蔬。人们不时发现，这位被人称为“刘太太”的饶女士，常常在地里劳动。或荷锄于地里，或提篮于坡上，就象当年在北碚二岩小煤窑里拣二炭一样，耐劳吃苦，不避暑寒。周围邻居们看了都说：“刘太太不象是有钱人，倒象个农家妇女。心肠好 待人又和气、肯帮忙。”

正是这位“好心肠的刘太太”，听说八路军办事处找不到房子住时，不禁引起了她的关注和深思。有一天，她因事去南岸，无意中发现一座高山上的茂林修竹之中，隐隐露出一幢立体式的两层楼的小洋房。据说楼下还有防空洞，还专门修了舞厅、餐馆。这是谁的公馆？一打听才知是孔院长的。饶国模更加纳闷了，心想：孔院长的公馆不是在繁华热闹的市中区吗，怎么又搬到这里来了？可能这是他修的别墅吧？但知道底细的人告诉她，说孔公馆遍及重庆，谁也数不清。这里还称不上他的公馆、别墅，只不过是他手下人住的地方。再一看汪山、南山一带，洋房耸立。这里是蒋介石的“黄山官邸”，那里是美国大使的别墅。达官之房，巨商之舍，比比皆是，遍地林立。唯独就容不下一个小小的八路军办事处，天公是如此的不平啊！

饶国模在归家的路上，边走边想，兄长饶国材是共产党员，正出生入死地干革命，饶国梁早已为国捐躯了，死得其所，死得光荣。自己呢，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也应该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才对啊！想到此，心情振奋，脚步也加快了。她下决心要帮助八路军办事处解决房子问题，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筹划，她先将红岩

村的农场中心坡划出来，抢修了一座两楼一底的房子。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户口，呈报门牌。办清一切手续后，才公开"租佃"给八路军办事处使用。

可是，正在这时，有人向她提出了警告。说："你把修好的新房子主动租给共产党，你还想不想活命？你有几个脑袋？这事的严重后果，你想过没有哇！"有人又公开威胁她说："我看你就是共产党！要不你为啥要这样干！"还有人对她说："你不考虑自己的安全，你丈夫刘国华，还有你儿女的安全要不要想一想呢？别只图一时心血来潮，现在挽救还来得及。"也有好心的亲友来劝她说："国民党贪污腐败，我们不同流合污。但共产党薄情寡恩，我们也不赞同。我们最好是两边都不靠，站在中间就是了。"

警告也罢，威胁也罢，劝说也罢，对饶国模说来都无济于事。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认定应该做的事情，就坚决、果断地干，决不怕任何风险，把个人和家庭的安危置之度外，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因此，她对那一批批前来警告、威胁、劝说她的人，回答的话既简短，又

干脆。只说:"别的我不懂，我今天只晓得正义二字。是非曲直，谁好谁坏，我心里有数。至于后果嘛，我倒是想过，大不了是杀头吧？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我想个人安全事小，国家利益事大。何况我只不过出租一座楼房，这又有什么呢？有凭有据，又没犯王法，他们敢把我怎么样?"

一席话，直把说客们说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公开说是租佃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其实只不过在形式上保持一种租佃关系而已，实际上饶国模从未收过一分一文的房租佃费。八路军办事处从此找到了住处。对饶国模这种不怕风险，大义凛然的行为感激不尽，深表嘉许。同时一再向饶国模表示,我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租房佃屋不付房租是不行的，务必要交付房租佃费。饶国模听了，大为感动。心想:国民党反动派横行霸道，唯利是图；八路军高风亮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乃仁义之师。中国有了这样好的军队，何愁打不败侵略者！两下对照，泾渭分明，越发热爱八路军，也更加执意不肯收下房租。办事处的负责同志感到为难，饶国模却说:"我要是想收房租的话,就不打算把房子租给你们了。我不是房东太太,我也是一个中国人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现在正是国难当头，我怎么能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呢？再说我们关起门就是一家人，我的两个哥哥和三个子女也都是你们党内人。他们都在干革命，我却在这里当房东太太，收房租，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快别这样说了，别过意不去。你们的'情'我领了就是了，但我的这点'心意'你们也要收下才是啊！要不就太见外啰……"

办事处负责同志听了，不觉热泪盈眶,感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心想:"多好的'房东'啊!"回来后，当即向周副主席报告此事的经过。周副主席听了，默默地望着窗外高挂在蓝天上的一轮明月，不禁心潮起伏。习习夜风，徐徐吹来。他解开衣扣，严肃地吩咐说:"要好好学习饶国模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要完备租房手续，确保她的安全。"

果然，特务、暗探、宪兵从此加紧了对饶国模的盯梢、迫害。她的一言一行，一进一出，都受到了限制。她的住房四周,从早到晚,都有怪人出现，魔影乱晃，稍有不慎，即有被害的危险。但饶国模身居

虎穴，却神态自如，沉着对付。正象董老在诗中说的，一方面“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一方面却加紧参加革命活动，什么抗日救亡报告会，什么妇女联合座谈会，什么文化界演讲会，什么沦陷区烈士纪念会，等等。她都一一参加，出钱出力。她还创办了药品生产合作社，担任理事会的理事；又创办战地救护训练班，妇女慰劳会、兼任劳动部部长。她搞这些活动，目的是团结进步人士，募集资金，培养人才，支援抗日前线。

国模同志十分好客，特别是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尤为亲热，待如上宾。有同志被敌人追捕，一时难以安身立足，她就欣然接待，留住在家。有同志生病、结婚，她也接来家里，解囊相助，殷勤照看。如有青年来在她家，她就请办事处的同志来给他们作形势报告，从政治上关心他们。所以，饶国模家里总是“座上客常满，把酒话延安。”

她家的旁边就是国民党参政会所在地，特务如云，暗探似虎。不用说，红岩村的这些活动，都被他们一一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早就想动手，可又无从下手。饶国模坦然置之，照常活动。今天去江北，明天去沙坪坝，后天又回大足县。暗探只把她“盯”倒，她却视而不见，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次，饶国模外出几天都没有回来。家里人慌了，办事处的同志听了也很着急。正要派人去寻找时，她却安然而

归，笑着对大家说："我才不怕这些'二狗子'(指特务)哩，你越怕他们，他们倒越凶。"

"你还是要注意'狗'急跳墙。"

"这个自然。"她说："我看你们的住房太挤了，干脆再'租'一些地方给你们吧。这几天，我就是出去忙这件事的。"

饶国模再次"租"出来的这些地方，一就是新华印刷厂一带；二就是小龙坎果园那个地方。只不过小龙坎果园是重庆地下党用来印《挺进报》的，很秘密就是了。

时光迅速，革命形势一日千里。不久，新中国就诞生了。

为了感谢饶国模同志对党的支持，周总理特地接她到北京去休养，她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党还派了一个秘书陪同她去南方各地参观访问。老人深感祖国翻天覆地，变化很大，党又如此关怀自己，决心振奋精神，为国出力。不幸病魔缠身，于一九六〇年秋因病去逝。临逝世前，老人别无所求，只要求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在场的一位负责同志顿时大吃一惊，心想国模同志不是早就入党了吗？怎么……原来饶国模同志早就向党提出过入党申请，当时负责吸收她的党支部也曾讨论过她的入党问题，而且支部也讨论通过，并报告了上一级的党组织。上级组织已批准，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未及时通知她本人。解放后，大家以为她的入党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未曾过问。也未将当时组织批准的事补充通知她本人，因此，遗憾的是，饶国模同志在生前一直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尽管如此，可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既是"党的好房东"，更是"党的好女儿。"

正是：抬头望见红岩村，
　　　襟江背岭俯山城。
　　　园林修竹竿竿翠，
　　　可知当年种竹人？

注：董老说饶国模同志为"铜梁……女士"，恐是误记。饶国模曾在铜梁住过，而且时间比较长，但她实是大足县人。

（江　东　插图）

·现代故事·

“怪”姑娘

彭明羹

这一天，我们厂著名先进生产者鲁海维老师傅，领回了亮晃晃一块玻框奖状，刚刚挂上墙，就听有人跨门招呼。鲁海维回头一看，怎么这么巧呀，来人正是女儿工作的工矿贸易商店饮食门市部的郭经理。便乐呵呵地说：“老郭呀，我正要找你！”郭经理一听：“啥子事啊？”心想：我找你有事还未开口，你倒占先了！只听鲁海维的老伴一嘴插来：“还不是他那个宝贝徒弟高庆的事！”郭经理一时还未听明白，鲁海维已把一叠钞票递到他手里了。“包席，包席，这是定钱。国庆节我徒弟结婚酬客，二十块一桌，包十五桌！”郭经理笑开了：“这个忙，帮得到，你放心，包你满意。不过——”说着取出夹在本子头的一张纸条：“我今天也是专程来搬菩萨的，要请你这位老先进帮助我们商店解决个别青工不安心工作的问题。”鲁海维接过纸条说：“熟人熟事的，还兴介绍信？”郭经理压低嗓门说：“不是介绍信，是你女儿春燕的调动申请。”“啥子哨？”鲁海维的笑容消失了，抖抖索索打开字条，果然是女儿不愿留在饮食部门，要求调走的申请条子。他越看越火，越看越气。郭经理忙说：“你开导开导她。这个事，包在你身上。那个事，包在我身上！”

送走了郭经理，鲁海维一屁股闷坐着。老伴对这件事半信半疑。鲁海维冷静下来，也觉得有些疑惑：女儿参加工作三年多，一直很好，还入了团，当了支委，怎么……他越想越坐不住，站起来就朝商店走，要找春燕问个明白。

来到店中，里里外外看了一转，不见春燕。只见认得到的张大姐正在店堂忙乎，便上前问道：“张大姐，春燕呢？”“啊，她走了！”“她不是该当班吗？”张大姐还未答话，正在端菜上桌的小黄一嘴搭个飞白：“她有假条哋！”一个“假”字说得大有麻辣烫的味道。鲁海维疑惑地问：“病了？啥子病？”“毛病！”小黄干脆发作了：“她有酒不卖，劝人退菜，生

意反起做，稀奇又古怪！她自己不安心，还把顾客气出门外。她呀，一个字：‘怪’！”张大姐赶忙挡住，拉过一条板凳，让鲁海维坐下：“鲁师傅，你也莫多心。小黄说的也还是事实，刚才就是为不卖酒，不端菜给顾客，和顾客发生了纠纷。她一赌气就摸出了张假条，提前下班走了，还说她迟早都要调走。鲁师傅，这娃儿硬是要敲打下子啊！”鲁海维只觉得火朝嗓门眼窜，呼地站了起来，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三心二意扯皮的人。结果，问题偏出在自己家里的人身上，你说他能不气吗？他告别张大姐，一路风风火火朝家中赶。心中在骂：春燕呀春燕，如今各行各业都在为“四化”多做贡献，你怎么反而抽脚了哟！？

一脚跨进门，看见老伴正在晾几样春燕湿漉漉的衣服、裤子，便大声吼起来：“搁倒，让她各人做！”老伴急得提起衣架走了过来，语不成声地说：“你还吼？她，她都跳水了！”“咹！”鲁海维大吃一惊：“跳水？人喃？”“屋里。还是高庆送回来的！”“高庆送来的，他说咋回事？”“我耳背，他心慌，没听清楚！”“嗨！”鲁海维三步两步走进内屋，只见春燕躺在床上，眼睛紧闭，一脸刷白。鲁海维心想，不安心工作，到了跳水的地步，问题深沉哩！不多一阵，老伴端来一碗红糖姜开水。春燕出了一口长气，微微睁开眼睛：“爸爸，我，我不要紧……”鲁海维气也不是，忧也不是：“跳水还不要紧？”“跳水！哪个跳水？”“噫，你妈说的咄！”“妈！”春燕睁大眼睛，想了一阵：“哎呀妈听错了，是别个落了水！”妈还不服气：“别个落了水，哪个你水古淋当一身喃？”鲁海维松了一口气，连忙阻挡：“好了好了，不是跳水就好。多亏高庆送你回来，你先喝点姜开水，睡一觉，发点汗，以后再说！”“不！我就要现在说，不然就不喝！”鲁海维知道女儿的犟德性，也就依了：“好，你说，你说。”

随着姜开水下肚，春燕把一肚子的话吐了出来。原来在今天擦黑的时候，店里来了四五个顾客，买了一大桌菜。又是啤酒，又是白酒，划拳猜子，呼三吆六，搞了一两个钟头，眼看已经醉了，其中一人歪歪倒倒又买了票来打酒加菜。春燕实在看不下去，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在她脑海里盘旋得厉害：哪个才能使营业员与顾客的关系，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同志关系？她对一些大操大办，大吃大喝的顾客，都试着去关心过，管过，但十有九回都碰了一鼻子灰。这

回她变了一种方式，故意说酒菜已不多，要匀着卖，愿意帮他们去退票。哪晓得这个人哗地甩出了几张大票子，说春燕有意扫他们的皮，看不起工人阶级。还说他不当班就该喝酒，警察都管不倒，与春燕大闹起来。店内职工忙来劝解，如数加了酒菜。事后都说春燕怪得很，商业部门嘛，你有钱，我就卖，哪有深怕把生意做多了的道理？春燕感到委屈，一气之下写了调动申请书。又把揣了两天的病假条交了，一口气跑到区公司去反映情况。回来的路上，见一人歪歪倒倒，迎面而来，酒气薰天。春燕看得清楚，正是店中吵架之人。哼，非要吃醉才甘心！只见这人一路之字拐，趺趺撞撞，向着左边小路而去。不好，那条路侧边有一个堰塘……哼，桌子上称兄道弟的朋友怎么没有一个来护送？春燕不由自主地向他跟去，还没等春燕走 拢，就 听"哐咚"一声。春燕大喊救人，也忘了自己感冒未好，立即跳入塘中，奋力将他朝岸上拉。后来自己也迷糊起来，什么都不知道了。……

事情很清楚：春燕去救醉酒客，高庆路过又去救了春燕。

鲁海维老俩口望着春燕，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是呀，究竟春燕错了还是对了？不过，还是老先进有主见，他终于想起了什么，把那张调动申请书摸出来说："春燕，说齐天，杵齐地，不该写 这 个！""我……"春燕本来就是在气头上写的，她懂得爸爸的心，伸手接过纸条，像扯面筋似地，慢悠悠地把它撕了，边撕还边翻着眼皮笑。她妈这阵才发现自己这半天还端着个空碗，说了句："还笑呢，把妈吓死了。明天该去谢谢高庆！"

第二天趁梭班的空档，春燕去谢高庆。高庆忙说："你谢哪样啊，我还要谢你呢？""你谢我？""是呲，国庆我结婚，听我师傅说，他已经在你们餐厅包了十五桌，到时候不是要谢谢你帮忙么？"这句话，简直像当头一棒，春燕愣了。心头咕哝，遇得到！她想起了今上午一上班，郭经理就动员大家国庆苦战，多包酒席！为了超额完成利润计划，必要时，停止接待零星顾客，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当时春燕就不通，认为这既不符合"五讲四美"树新风的要求，更违背了商业为广大顾客服务的方向。下来写了个倡议书交给团支部，倡议商店团员带头抵制结婚大操大办的风气，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当时掀起轩然

大波，好些人对春燕不满，个别人还讥讽春燕，说她是穿起营业员的衣服，摆政工干部的架子！小黄还示威似地质问说："国庆任务接都接了一两百桌了，未必'退包袱'呀？"几十双眼睛一齐盯着春燕，春燕在这种压力下，居然从嘴里压出一个响哨哨的字来："退！"话倒说了，倡议倒提了，而今万不料第一个碰到的就是自己的爸爸来为高庆包席。这不更成了一场好戏了吗？春燕双眉紧锁，高庆心中纳闷，低声迟疑地说："帮忙的意思也不是说要占便宜，主要……"春燕急了："不是这个，是，是要退！""退？"春燕看见高庆吃惊的样子，觉得自己太直了，便细细说了一通自己的想法，最后补了一句："你是革新能手，未必结婚办席就不可以革新一下吗？"高庆越听越合拍，想了想说："说老实话，我是很不愿意办的。不办吗，师傅和班组同志那样热情奔跑，妈也说人生大事不能寒酸。办吗，铺张浪费不说，自己的经济也有限。我现在都拉了几百块钱的账，本来，还想找你借八十的！"春燕噗哧一笑："我才不借呢！"高庆也笑了，但马上又收住了笑容："哎呀，订钱都交了，瞅个退？"春燕辫子一甩："走，这个忙我帮！"照春燕的想法，不包就退，理所当然。谁知事情才不那么简单，郭经理一听大为冒火，不同意退。"春燕，你昨天劝顾客退几个菜，今天就劝别个退几十桌。你，你……"小黄几个人哄了起来："怪头怪脑的！""她是想整垮这里好走！"郭经理真觉得春燕在商店里成了不安

定的因素，后悔不该去找鲁师傅劝她留下，便转过话题说道："春燕，你如果真想调走，组织上还可以考虑。"春燕辫子一甩："经过爸爸的帮助，我不走了！""不走了就要好好地干，不能随便退席！""这又不是你的个体户，是国营，国营！"高庆看见双方为他包席之事，短兵相接，越争越凶，感到为难，连忙说："实在不能退就算了。"春燕毫不让步："为啥不能退？国营更该退，不退就是坑家店！"小黄一下蹦起来："啥子坑家店，又不是拿瘟猪儿肉给他办！"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团支部书记站了出来，对郭经理说："我们团支部经过讨论，同意春燕的倡议。这的确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餐厅应该为树立社会新风尚做出贡献！应该支持！"好几个职工也说："对的，不能估倒顾客办！"郭经理想了一下，硬着头皮同意了．不过坚持要收一笔昂贵的手续费。高庆怕扯下去不好，咬了咬牙说："收就收，退！"郭经理像泄了气的皮球："好！回头扣除手续费我把钱退给鲁师傅！"

春燕像完成了一桩重大任务，送走高庆，心中暗自盘算，这个不合理的手续费，绝不能让高庆出，决定自己来承担。下班后，想到今天在团支部支持下取得的胜利，不禁哼起了歌曲，一溜风地朝家中走去。谁知刚走拢屋门口，就听见屋内一片大吵大闹的声音。原来高庆的妈得知春燕把高庆的席退了，便找上门来，要鲁师傅说清楚："哼，你们春燕也太怪了！"鲁师傅还没摸到门头，郭经理又气呼呼来了。把钱一甩，好一顿抱怨："我这个领导水平低，她要退席，我只有退位啰！"鲁海维气慌了："怪？我才不怕她怪，高妈，你放心，高庆是我的徒弟，我不能让别人看笑话。这个事春燕管不倒！"呼的一声，春燕掀门而进："爸爸，你要好好地想一想，包席……"不等春燕说完，鲁海维瞪了她一眼，把郭经理甩出的钱，又原封不动地塞给郭经理："办！我说办就办！"春燕急了，脱口说道："你，你还是个老先进，这些地方点都不先进！"高妈一嘴接过："哟，你先进，咋个屋头尽是你爸爸的奖状，没有看见你一张喃！"一句刻薄的话，说得春燕两眼窝里装满了泪水，紧咬嘴唇，冲出了家。

转眼之间，就到国庆。这一天，餐厅里宾客满座，笑语满堂，四路拳经，八路喊法，随着阵阵酒气，直冲牛斗，活像向春燕示威似的，

大半个商店的职工都跑圆了，好酒好菜，一个劲地上。只有春燕闷闷不乐，仿佛手不是在端菜，而是在掀高庆下堰塘！新郎高庆在师傅的指引下，伴着新娘，依次敬酒。他本来酒量不大，加上思想不愉快，一轮下来，已是脸红筋胀，醉眼朦胧。然后，亲朋挚友，师傅领导，同志战友，师兄师弟，走马灯似地轮番把盏，几个"酒玄玄"更是各显神通：有的厚皮实脸地劝，有的嘻哈打笑地灌，有的横眉竖眼地划，有的动手动脚地按。吹哟，不大一阵功夫，战果赫赫，倒了五个，其中一人醉得耳鼻来血！这下才慌了鲁师傅，忙挂电话给厂医院，请求派救护车来。正在这时，几个出差人员来买饭吃，服务员小黄把手一挥："没得，没得！""为什么不卖？""外头牌牌上写得清楚，另有任务，你们认不倒字吗？"几个出差人员饿起肚皮还受这种气话，心头冒火："字还认得几个，你们这店不是结婚餐厅！"小黄更刮毒："你们想吃吗，给主人家道个喜，坐上去镶倒吃嘛！""少挖苦人，什么经营作风！我们是到厂里来办事的，还不能买顿饭吃？"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有个半醉不醉的小伙子走上前来就发威："识趣点，今天是我们吃喜酒，你

们要来闹场合，谨防——”鲁海维眉头一皱，三步两步，连忙过来制止，向出差人员只顾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事情正要平息，万不料二晕二晕的新郎高庆，歪歪倒倒，端起酒杯走了过来，把住别人肩膀：“我师傅说了，对不起，我新郎官亲自赔礼，来！”说着，摇摇晃晃递过酒杯：“请你喝杯喜酒！”几个出差人员哭笑不得，一边推，一边走：“好了，好了、不吃，不吃！”谁知高庆今天是背起包袱办的席，多喝了几杯，心烦意乱，一步上前，拦住别人，边打酒嗝边说：“啊，你晓得我端的是背账酒？你看不起，哼，不吃这杯酒走不脱！”“哎呀，我们有事。”一个出差人员急了：“我们还要到厂头去找青年突击手高庆交流革新经验！”“啊！”鲁海维啊了一声，心想，遇得到。这太得罪兄弟单位的同志了，一时显得非常尴尬。醉醺醺的高庆却说：“你们哪个晓得我在这里喃？”“你是高庆？！”几个出差人员当他在说酒话，冷笑一声，转身就走。高庆哪里肯放，死乞白赖缠住别人：“嘿，你还不相信？”一下指着鲁海维：“师傅，你快证明呀，我是不是真正的一点不掺假的你教育出来的高庆？”面对他这副醉酒的洋相，几个出差人员反感透了！偏偏这时其中一个在喊：“喂，老师傅，帮倒把他拉起走呲，他莫把别个高庆的名声打黑了哟！”鲁海维全身猛然一震，汗水一镖就出来了：“呃，呃，我拉，我拉！”还没有拉住，高庆已一把抱住别人的颈项，轰地一下把酒从别人脸上灌了下去！鲁海维忍无可忍，桌上一巴掌，大吼一声：“高庆！”高庆猛地一惊，清醒了一半，杯子一摔，竟然大笑一阵，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高妈和鲁大娘左右搀扶，弄得直摆脑壳，一时宾客哗然，气氛大变！几个出差人员一听，怎么？他，他真的是高庆！你看我，我看你，有话说不出口！这时，门外救护车拢了，按着喇叭，一声声，一阵阵，搅动得鲁海维心潮起伏，热血翻滚，五内来火，七窍冒烟：我，我都干了些什么呀？！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春燕的话：“这些地方，你一点都不先进！”只有这时，他才懂得了春燕话的份量！他才觉得怪的不是春燕，而是自己，是高妈，是老郭！……他在店堂内四处寻找。找哪个？找春燕！“春燕，春燕！”此时，春燕正从餐厅大门外走进来，手托着一个大餐盘，快步走向几个出差人员说：“顾客同志，对不起，这是我在另外的小饭店里帮你们买了点东西，快请吃吧！”服务

员张大姐见此情景，深为春燕的行动所感动，急忙接过饭食，帮忙照顾。几个出差人员的气一下子就消了，对春燕说："你，你这个服务员太好了！"救护车司机走了进来，一眼看见春燕："她就是好！"春燕觉得这人有些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终于想起来了："啊，是你！""是我是我！要不是你从堰塘里救起我，我早就没事啰！"边说边去帮忙扶起那个醉得口鼻来血的人上车！"教训，教训啊！"鲁海维情不自禁接过他的话："硬是大教训！"猛地拉住春燕，深情地说："好女儿，爸爸错了！"郭经理站在那里，心头像打翻了佐料罐，酸辣苦麻说不出是个啥味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春燕所做的一切，慢慢引起了商店职工的思索：说她怪，她怪得硬还有点道理呢！屋头的人更不消说。你们看，鲁海维师傅正把自己挂在墙上的奖状移到侧边，老伴吵他："喂，老头，你做啥子？""给春燕腾个地方。""她评上先进啦？""没有！""那你——"鲁师傅瞄她一眼："你呀，你没听广播，政府发了号召，婚事新办，移风易俗，要大大提倡精神文明啰。这几天，全国各地的餐厅都在退席，我们春燕呀，比他们都退得早！""啊！"鲁大娘懂了，甚至有了几分得意的神情："对对，中间那块地方留出来，等倒给我们春燕挂奖状！"

（曾令富　插图）

（上接41页）

"你拉得真好！"她握着青年的手说。"琴应该是属于你的！"

……

考虑到她有病在身，青年一定不要她送他下楼。她倚靠在窗边，看着街上青年渐渐远去的身影，她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热泪夺眶而出……

题头插图　马丁

（根据赵清阁同志的《行云散记》部分内容改写）

·现 代 故 事·

张果老抱金娃娃

邓仲池

张果老抱金娃娃。八仙过海的张果老，点石成金，那是神话。

如今讲点事实。在四川巴县双河村，有一个老汉，姓张名锡安，他从小学得一身好手艺，栽的柚子树又粗又壮，结的柚子又大又甜，赛过附近州县，名扬省内外，大家敬佩他，送他一个欢喜的雅号——张果老。那硬是喊出了名罗！

说来还是悬，哪里又有金娃娃呢？天上不落，地下不长，可张果老硬是把金娃娃抱回去了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追根求源，就要从七九年初春说起。

沈队长在区政府学习刚结束，急忙起程回队。一路上，三步当作两步跨，看他欢天喜地那个样子，就晓得有好消息带了回来。一拢办公室，立即召开队委扩大紧急会议，详详细细地传达了区委制订的《关于生产责任制五十条》。大家一听，个个眉开眼笑，争先恐后议论起来，

联系生产队的实际，作了统一安排，决定先搞一个“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合同，带动全面。选哪一个来当这个典型呢？

沈队长胸有成竹，“我认为，张果老该当这个典型。道理很简单，他是个园艺老把式，从打倒“四人帮”那阵起，自己主动恢复了他的老行当——管理生产队的柚子园。你们都晓得，那是个拉上水滩的差事，费力得很。可张果老从来不叫苦，还贴起钱买树种子，……”话还没有说完，管副业的队委忙插话进来：“对头。双河柚子园，远近还是有点名气哋。这个典型，该选张果老。”

“我同意。”妇女代表把手一举：“单是岩坎坎那一坡树秧秧好乖哟！胖粗粗、绿油油的。少说点，两万根有哋。隔州隔县的买主都上门罗！”

一句话，大家一致赞成张果老当这个典型。说干就干，明天，就召开签订合同的大会。

沈队长当即找张果老来，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他。还说，上级已经通知，“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个冤案，明天签了合同过后，就跟你和江老实、周婆婆三家人平反。

张果老当然高兴，满口应承，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张果老离开生产队办公室，正要回家，咦！打了一个寒噤。猛然想起，糟了，屋头老婆子那道铁门坎过不了。那年子“割尾巴”，把人整伤心了。老婆子赌咒，几辈子也不准自己老伴单独搞啥子。这一下，倒把张果老难起了，时间又紧迫，这样的好事喜事，又决不能打退堂鼓。咋个办？他把眉头一皱，“有了”急中生智，张果老先去找到儿子、媳妇，把联产计酬，当典型的事，说了一遍，试探试探他们的态度。其实，社员们早就闹开了。小俩口当然得到了消息。爹一说，小俩口的态度，四个字：“坚决支持”。张果老喜在心头，暗暗在想：好！我在屋头还是多数，干脆打开窗子说亮话，把话说穿，叫儿子、媳妇助一臂之力，跨过老婆子那道“铁门坎”，明天就签合同。不用说，三爷子一条心，迈开大步，匆匆忙忙回家去了。

张果老前脚跨进门，大声就喊：“老婆子，跟你道喜，双喜临门罗！”

张婆婆正在灶门前烧火煮夜饭，赶忙站起来，走上前去：“啥子喜不喜哟？这里，你的信。”

张果老拆信一看："哈哈！三喜临门罗。柑桔研究所来的，矮杆密植、早结果、产量高的柚子树培育成功了，叫我们快点去学习，还分点给我们。"

张婆婆象乐山的大佛——摸不到脑壳。

"老汉，你一会儿说双喜，一会儿说三喜，七老八十的，还是这么疯头疯脑的。"

"不得是疯吔！队长刚才跟我商量，把柚子园包给我们做，……"

"喂喂喂！老汉，包啥子吻？"

"队上的柚子园，包给我们做，签个合同，完成了那四项任务，多收多得，叫做生产责任制。"

张婆婆把嘴一瘪："哼！我默到啥子喜哟，'包'？那年子不包都脱不到手，还要包？还要脱不到脚哟。老汉，莫打那些背时主意哈，说起来心头多大个疙瘩。"

一边说，一边回到灶门前继续烧火。张果老头一下就忤起了。

"老婆子，这不是背时主意。队长说，我们是第一个当个典型，社员都要搞联产哪！包产哪！……"

"喂！老汉，别个是别个哈，我是不得干的哟！那年子当典型，连树疙蔸都'典型'光了。今天又当典型，你的老命还要不要？"

"老婆子，你等我把话说完嘛。订的任务，栽秧秧，嫁接树树，带徒弟，上缴收入，我们都在做了吣。我就一答应了嘞。"

"咹？你答应了呀?!哎呀！你才急人罗。你的皮子又在痒了呀?没得尾巴，还要找个尾巴来栽起。挂牌子、挨'头子'、砍树子，你忘了呀？老汉，这回我是不得依你哟。快些，找队长退了。就说我老婆子不答应，他要找，来找我。……喉！你还坐到干啥子？耳朵打蚊子去了呀？"

张婆婆着急了，把火钳剁得啮那啮的。张果老呢？百无事，还笑嘻嘻的。

"老婆子，平时喊你去开会，横竖说屋头事情多，走不出门，还把陈古八十年的皇历挓来翻，说话就开黄腔。今天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劳动致富。队长说，'割尾巴'那个冤案，明天大会上就平反。不信，

你问媳妇嘛？”

张果老看到张婆婆说话，把门关得死死的，赶忙把话递给媳妇。媳妇早已心领神会。起身就走到灶旁边，脆生生地说：“婆婆！爹说这些，当真罗！明天就要跟我们三家人平反。今天的责任制，就是奖赏勤快人。婆婆，你也说，混起‘吆吙吙羊’不好，做事要分个好坏咄。社员都嘈转了，羡慕我爹当典型，还要跟爹道喜，还夸奖婆婆能干，是爹的好帮手，硬是顶半边天。你老人家就说一句话，作个主嘛！”

张婆婆听媳妇说得巴心巴肠的，气就消了一半。

“老汉，包活路还要签字呀？干不得哟。写上去了，白纸黑字，拭都拭不脱，出了错，不好说话哟。淘神费力不说，你是有名望的老把式，积千年的道，一神仙拐棍就打脱了，划不来咄，二天跨出门口，哪有脸见人罗！老汉，拢来点，老夫老妻的，我还整你么？喂！就说搞好了，还变不变？二天又来‘割尾巴’，哪个遭得住啊！才搞伸抖，只吃得起补药，吃不起泻药啊！”

“哈哈哈！老婆子，你耽心得过分罗！我张果老一辈子就讲信用，签合同，白纸黑字，就是要斗硬。又不是娃娃家办姥姥酒——搞起耍。你要说还变不变？我说，要变。现在已经变了咄。国家的四化建设，变得就更大，越变越好罗！我还在想，请个老师，把我几十年跟柚子树打交道的经验写下来，条条也好，款款也好，说不上多大贡献，总还是有点用处。不是我张果老夸海口，完成那四项任务，象‘坛子头捉乌龟——手到擒拿’。老婆子，胆子放大点，你说一句，就定板，明天就签合同。”

“唉！……老汉，壳子由你冲啊！你都不怕过河，我还怕下水么?!出了岔，莫来找我哈！”

“老婆子，这就对了。包了柚子园、跟到就平反；还要买新品种，你说，是不是三喜临门？哈哈哈！”

“是是是！三喜三喜！快点摆筷子宵夜。”

“饭是要吃，买秧秧要钱咄，借三十块钱来！”

“噫！老汉，你硬是得一寸，进一尺哩。头回买种子，我拿钱，这回买秧秧，又要我拿钱。下回买树子，怕还要来找我，我又不是摇钱

树。哼！莫说三十块，就是三块钱、三角钱、三分钱都没得。"

张婆婆听说要钱，就象割她身上的肉，心子把把都痛了。张果老一辈子又最喜欢柚子树，特别是新品种，爱得象命根根一样，钱要不到，当然不得丢手。

"老婆子，你麻不到我，你的'老窖'在柜柜头的，拿来！"说完，走到灶门前，就要钱。

张婆婆假装耳朵聋，不开腔。老汉一直不歇嘴，越催越急，越急声气就越大，硬象要皇账。这一下把张婆婆催冒火了，顺手把火钳一举："钱！火钳，拿去。"

"火钳?!还要火钩?!老婆子，借三十块，明年加倍还你。"

"加一倍，加十倍，我也不借，默到麻雀还在窝窝头。"

张果老更着急了，好话说得不少，张婆婆就是不借，两个就在灶门前僵起。这时，媳妇在旁边觉得该说话了。

"婆婆，当媳妇的又来多个嘴哈，我们包了柚子园，多收多得，办法就靠自己想哟。你看江大嫂他们五户人，伙起买条大牯牛；李家幺妹子，嫁奁都不办，钱拿去买化肥；……这就是'膏药一张，各有熬炼'。爹买新品种，好得很嘛。别人花的心血，辛辛苦苦培育出来，支援我们，还是多大个人情哪！遇到心胸窄的人，拿钱，他也不得卖。我看，叫爹出个手续，我担保，明年加倍还你，要不要得?"

"唉！……遇到你那个爹，才忧人啰！拿去嘛，钥匙。"

张果老钱一过手，眼睛都笑眯了，好象看到柚子园，尽是新品种，……情不自禁，把钥匙一送："老婆子，麻雀飞到柚子园罗！哈哈哈！"

不料第二天签合同的大会上，张果老正把眼镜带好，提起笔，要写"开张大吉"几个字的时候，忽然冒出一个人：

"喂！队长，我还有意见。这个张果老，从前搞个人发财，都批判过嘛。今天，又让他来包活路，还要当典型，这是翻案呲。嗯！这个责任制，就是不顾集体利益，劳力强的捞大钱，劳力弱的吃啥子？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主人，怪头怪脑的兴个责任制来把大家管倒——卡倒。"

哟！这一盆冷水，泼得社员的毛根都立起来了。大家一看，不是别

人。正是在十年动乱中，"左"调门唱得高，混上大队队委，兼管生产队副业的赖其发。他一天不干实事，到处吃"福喜"，跟着"左"的错误，跳得高，还整过社员，群众气愤他，取了个不光彩的外号——癞食猴。开初，他火冒三丈，久而久之，也就受了。心想，人都是国家的，横竖是吃"大锅饭"，你吃得，我也吃得。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三中全会以后，大队队委职务被取消了，回到家中劳动。由于受"四人帮"流毒较深，心头又有气，责任制跟他想的、习惯的都不同。今天，在签订合同这个关口上，安起心来反一家伙。他还不晓得，合同签了，就要跟张果老、江老实、周婆婆三家人平反。哝！赖其发这一歪枪杀出来，社员们的火气就压不住了。还不等沈队长说话，坐在他旁边的江大嫂，一撑就起来了：

"背时的癞食猴，你又来乱哄，'割尾巴'整张果老那回，牵连好多人哟！我屋的江老实，是个本份人啰，抽空空半夜三更起床，帮倒张果老挑两担柚子去卖，找几个力气钱，你硬说他伙起搞资本主义，弄去站起，还挂个黑招牌，冤枉呀！还有吔，周婆婆屋边边五根柚子树，你也说她伙起张果老留的'尾巴'，硬给砍了。哏！一不占队上熟田熟土，二不侵犯左邻右舍，啥子'尾巴'啥？癞食猴，你放明白点，责任制是你闹不垮的，拱不翻的，就是要把你这种人管倒。不做，吃个铲铲。"

话刚完，站在台子上的张果老，额头上的青筋冒起指拇粗，气呼呼地把笔一搁，顺手抽出牛皮盒子短烟杆，用力往桌子角上直敲得乒乒乓乓，他双眉紧锁，炯炯目光直逼赖其发。

"噫！癞食猴，你还在做梦唛？三中全会都开过了，今天，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占全了。你睁开眼睛看吔，全国上上下下一个心眼建设四化。落实责任制 就是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把四化基础打牢，你又来唱'左'调调，卖嘴皮子，什么翻案哟，集体利益哟，说穿了，你还想吃粑合。你过去那些坏章法，又哪点顾了集体利益？想起你在十年动乱中，到处乱哄那个样子，硬象一根'搞屎棒'。就说七六年清明节过后，你开我张果老的批判会，把我开荒种的十八根柚子树砍得精光。说是'割尾巴'连树疙蔸都挖了，你把人整得好惨啊！我越想越不是味，找你讲道理，你还捞脚扎袖地吼起说，'哼！莫说树疙蔸，你这个

老疙蔸，我也敢挖’。你做事有点歹毒哟！今天‘四人帮’都关到鸡圈头了，这个冤案，该不该翻过来？回话咀！”

赖其发站在座位上，虽然心头有点虚，但架子还是绷起的。他把胸膛一挺，说：“回话就回话，你们把责任制搞好了，我手板心煎鱼给你们——” “吃”字还没有出口，“啪！”一个耳光打在脸上。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在一阵哄笑声中，被赖大嫂拉出会场，扭扭捏捏回家去了。

这时，沈队长借势开导：“刚才，大家的发言很好，‘越左越革命，越闹越行势’行不通了。决定下一个赶场天，全面落实责任制。”不用多说，早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张果老在热烈的掌声中，又戴上眼镜，笑眯眯的，提笔在合同上写下“张锡安”三个字。

自从落实责任制，社员们起早摸黑，互帮互助，千方百计，搞好生产。俗话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年终结算，都进了钱，进了粮，江老实一家还评上冒尖户；国家的征购任务，超额完成；生产队也厚实很多。当然，讲贡献最大的，还是要数张果老。队委会决定，一定要把这一次的兑现大会开好。

二月一号，天刚发白，前塆后塆，岩上岩下的社员，你呼我喊，吆喝连天，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牵起线线，结起伴伴，扶起姥姥，背起娃娃从四方八面，参加大会来了。老远就看到，会场大门顶端，五色彩灯，凌空高挂。从左到右，狮子滚绣球，凤凰戏牡丹，彩灯下面，金灿灿的一副大红对联，写的是：“责任制长命百岁，集体化万古千秋”；横额：“八亿同乐”。另一幅对联，贴在大会主席台两边，写的是：“众社员你追我赶，张果老一马当先”；横额：“冒尖光荣”。八点钟不到，三十来根五人座的长条板凳，早就坐得满实满载，人挨人，人挤人，简直在“挤油渣”，一个二个眉飞色舞，一说一个哈哈。

忽然，张婆婆慌慌张张闯进会场，找到媳妇，赶忙把眼镜盒一递，“快些，给你爹拿去。那个老汉呀，记性好、忘性大。昨晚上他还说：‘记得到、记得到’。这、又搞忘了。”

“婆婆，啥子事这样急啊？”

“不急？！你爹说，柚子园要办成大果园，活路包到组，你爹又带

头，今天，……"

"婆婆，还要包呀？不包都脱不到手。包了、还要脱不到脚哋！我不去。"

"媳妇，以前是妈老癫东了咄。你看妈，今天甩脚甩手都来了！快些，跟你爹拿去，戴起好签字。"

"签字？写上去了，白纸黑字，拭都拭不脱。出了岔不好赖账啊！"

"哎呀！又不是娃娃家办姥姥酒——搞着耍。你跟老汉说，就说我说的，叫他把眼镜戴稳当，笔捏紧，字写大个点，就是要拭都拭不脱，还要王石匠的钻子，打都打不脱。"

"婆婆，那你垫的钱，还要不要？"

"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

"婆婆，我看再借还是难喏，火钳都借出来了。"

"哎呀！媳妇哩，你尽戳妈的背脊骨哟，说起都脏人，一家人还要分彼此，逗得别人笑。嘻嘻嘻！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快些，把眼镜跟你爹拿去。"

这时，社员们早就围了过来，跟张婆婆道喜。

有人问："赖其发来了没有？"

来了，还笑嘻了。不过，他想到手板心煎鱼，心头有点顾虑。开会前几天，他的脑壳就在打转转，参加不参加，拿不定主意。一晃，兑现日期就拢了。暗想，"'四人帮'横行时，我是个'闹烟客'，十处打锣九处都有我，尽做缺德事。加上去年子，又霉头霉脑地去反对责任制，还打赌——手板心煎鱼。今天，张果老到是兑了现，我这个手板心煎鱼。咋个兑现咄?!去不得，去了要脏班子。叫化子进药铺——自己来讨苦吃，怨得哪个！"赖其发晕了一阵，他转身来又一想，活路包了，逼起我天天上坡，不做，没得吃咄。我是懒散一点，堂客娃儿倒勤快，去年收入，比往年都多。今年，手边更活动，单是那些下蛋鸡婆就对得起我，一天十多个，一个月三、四百个，有点数算；圈上那头肥猪，留半边也有百多斤；自留地萝卜，碗大个个的，灶头上腊猪蹄子煨萝卜都粑了；屋当门那几根柚子树，等两年又有想头。只要紧手点，年终分配，买一部缝纫机，让老婆少劳累点。明年子，再

使点劲，买一部收音机。嘿嘿！赖其发想到这里，脚板就自然而然地朝会场走来了，悄悄坐在后面。今天的大人们，跟平常一样。他没想到，那些半截大人，就调皮哟！

“赖么叔，今天就等你手板心煎鱼来下饭哩！”

“喂喂！小兄弟，说起耍的，莫当真哈！”

“赖么叔，爹不怕，妈不怕，就怕责任制的管卡压，你说是不是？”

“是！是！”赖其发今天，一律顺到说，不起气。

“赖么叔，你的‘尾巴’割不割？”

赖其发一听，木了，不好回答吔！

那晓得，莽二娃吼了一声，“把他的‘尾巴’割了。”

劈头一个炸雷，打得赖其发三魂吓脱二魂。一头暗想，喷！都说‘嫩姜没得老姜辣’，今天的嫩姜，辣得钻心叻。真的把我的‘尾巴’割了，鸡婆杀了，肥猪宰了，树子砍了，自留地收了，等于把缝纫机跟我抱起跑了，饭碗跟我端了，那咋个要得哟！越想越惊慌，赶忙站起来想回屋，大庭广众，又不好意思。坐——也坐不下去，屁股上象有针一样。脸皮上火燎火辣的。好在他多一个心眼，反正说的是风吹过，我拿到手的，才是实铁货。干脆还把腰杆挺起，笑嘻嘻的向大家说：

“喷！要讲政策哟，既往不咎，团结一致向前看吔！常言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今天，张果老拿大数数。年终分配，我还是想多进几文嘞！”

“对头。党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八亿农民快些富起来。”这声音好熟。原来，县委梁书记和客人们，检查了小春生产，参观了柚子园发展成大果园的现场，刚来到会场，正好听到赖其发的最后几句话，是沈队长把他的话接了过来。社员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转移到大会主席台上，也算解了赖其发的围。大家依次序坐好后，大会开始，“戴大红花，向党献礼。”

吔！今天的张果老，你看他，头戴解放军风雪帽，身穿八成新、深蓝色“涤卡”上下装，脚上一双半统羊毛皮靴，胸前一朵大红花，黑红黑红的脸膛，胡子刮得光生生的。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端端正正站在主席台前面，俗话说，“人是桩桩，全靠衣裳”。张果老一番打扮，漂

亮！差点连张婆婆都认不出来了，她把眼睛揉了几揉，"哟！他就是我屋头老汉么？"起码年轻二十岁，他双手捧着渝州二号大柚子，一式两份，笑眯眯的献给梁书记，一份带回县委，鉴定推广；一份当众品尝。果然"汁多肉嫩，味甜而浓"。真是"源于沙田，优于沙田"。好多客人，吃了一瓣，又吃二瓣，吃了二瓣，还想吃三瓣，掌声一阵高过一阵。

最热闹，还在后头。当宣布："张果老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兑现。"梁书记拿起那一墩新崭崭的"全家福"——一千一百八十元，交到张果老手上，热情地赞扬说：

"祝贺你，抱个金娃娃！"

吙哟！"张果老抱金娃娃！""张果老抱金娃娃！"象翻天泡涨的开水——闹铺了。

张果老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看到手头这一千一百八，心潮翻滚，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深情的望着梁书记，行个礼，转过身来，台子下面，尽是些笑罗汉，他更快活，开口就说：

"想起我张果老在旧社会，饱一顿，饿一顿，奔波几十年，还是一根光杆。解放过后，花花轿才抬进屋咯。现在儿孙都满堂罗！今天，又抱一个金娃娃。都是托共产党的福，领导得好，责任制好。我做了那点点事情，受到这大荣誉，心头实在过意不去。这个钱，不要，大家又不依教，政策也通不过。这样，三一三十一，零头，我收了；欠老婆子的账，一五一十加倍还清楚，她出的力很不少；再跟徒弟娃奖赏一下。剩下的，全部借给生产队，办双河大果园。你们都说：'联产更联心，泥巴变黄金'。说得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年年终分配，跟大家——都道喜！"

正是：责任制好人人夸，
富裕千家和万家。
幸福全靠党指引，
张果老抱金娃娃。

曾令富　插图

·现代故事·

三 张 诗 笺

甘 新 民

从铺山到人头岩方圆七八里，全是公社八大队管辖的地盘。中间一道小河，上面横跨着一座石碶桥，桥头一个大塆，塆里住着一户人家，户主名叫龚老三。

提起这个龚老三，附近的人们，翘的翘拇指，摆的摆脑袋。翘拇指的，称赞他有能耐，把家中的日子搞得红红火火、沸滚翻天；摆脑袋的，叹息他一门五口，老汉老伴，外搭三个女儿，全是清一色的睁眼瞎，安心叫三个小文盲接两个老文盲的班。

你道龚老三不知道学文化的重要，没有尝到过睁眼瞎的艰难？新旧社会滚了四五十年，他哪样苦头没吃够，还少咽了不识字的辛酸？怪只怪他脑袋太旧，认定一个死理不转弯：姑娘家早迟是泼出去的水，何苦在这方面花空空钱？倒不如让她们多学点生产，多操些针凿，在家有益，出嫁有用，才是正理一端。因此，三个闺女没让她们上过一天学，任老师们怎样动员，亲友们怎样规劝，女儿们怎样埋怨，他总是方针既定，雷打不动，纹丝不变。而今，大闺女二十岁，二闺女十八岁，三闺女十六岁，齐冬冬三个“半边天”，加上他与老伴，家中无人吃闲饭，挣工分，搞副业，样样都是五双手，年年的收入就象大河涨水，直往上翻——看到火暴暴的日子，他暗自庆幸自己的好打算。

这样称心的日子，他当然最痛快不过；然而最近，乐极生悲，甜去苦来，他遇到了烦恼一串串：

第一件，公社大搞农民业余教育，大队办起了突击扫盲班，天天晚上学文化，把他家当作重点动员对象，民师曹文全天天都要来纠缠，碰尽钉子毫不气馁，大有滴水穿石、铁棒成针的气概。

第二件，生产队为配合业余教育工作，除反复动员外，还采取了一些强硬手段，对列入扫盲学习而拒不参加的青壮社员实行了一定的经济制裁，硬是决心不让一个十年浩劫造成的新文盲轻易过关——他家就占三个名额，为全生产队、全大队、全公社之冠，若硬抗过去，真的奖惩兑现，这一笔损失可不简单。

第三件，也特别是这第三件，岂止是烦恼，简直痛彻心肝——自出了这件事，他差点气断喉咙、命归西天不说，家中老伴女儿齐埋怨，数的数、哭的哭，闹了好几天；自出了这件事，翘拇指称赞他的人不翘拇指称赞，摆脑袋叹息的人更加摆脑袋，许多年轻人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大笑话，讲到了谣家坝，传过了口三千。

这件事千怪万怪，根源还在龚老三：大女儿金花、二女儿银花早过了二八妙龄，三女儿玉花也吃了十六岁的饭，论身体，个个强壮；讲人材，没有一个不好看。一个儿女一匹坡，儿女大了，当父母的总要替他们作打算。龚老三手头有现钱，信用社有存款，漫道三匹坡，就是再多一两匹坡，他也毫不困难；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还没有一个小伙子登门求亲。为这事把龚老三的心都焦烂，新年里头走人户，与老表谭福安说起这件心事，谭老表满口应承，愿当三个表侄女的介绍人，并答应首先就着手替金花选一个姑爷送上门来。这谭老表说干就干，正月初十逢场，就在街上介绍了一个拖拉机手，让龚老三和金花去相了一面。小伙子粗眉大眼，虎臂熊腰；到家中一看，房屋用具样样齐全。父女俩满心欢喜，没有半点意见，邀请小伙子正月十六上门作客，把亲事正式定下来。岂知到了那天，一家五口忙得扑爬连天，鸡鱼面蛋准备了一大桌，拖拉机手却总不到来，直到饭菜都凉了，才让谭老表带来了一张信笺。龚老三拿着不梗手，三个女儿接过去念不出来，老伴和谭老表也是空长一双眼，莫办法，只好拿到队上去请会计念。会计拿过去高声一念——若是不念倒还罢了，这一念——弄得旁人笑脱了下巴，自己六个人——龚老三一家搭上谭老表——气得直跺脚，羞得只恨没有地缝钻。你道上面写的是些啥子话？原来才是诗一篇：

查明姑娘是文盲，
心中着实不情愿。

一世相伴睁眼瞎，

不如还打单身汉。

三个女儿大哭着跑了回去，龚老三一交跌倒在地，被老伴和谭老表架了回去，卧床三日，起来仍是昏昏花花，四肢耙软无力，象害过了大病一样。谭老表当天就灰溜溜回家去了，三个女儿仍在哭个不停，全家只听到唏嘘一片。老伴开头见老汉人事不醒，还很有点怜悯；一看老汉已能起床，不碍大事了，女儿们却成了那么一副样子，顿时怨上心来，把老汉尽情数落了一顿，气得他又倒床三天。才几天光景，一个火暴暴的家庭，竟象死了人一样，没有一点生气，几乎断了火烟。

第六天头上，死气沉沉的龚家门外，来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三娘，您好哇！三爷呢？"这年轻人一进屋就亲亲热热和龚老三的老伴打招呼。老婆子虽然心里不痛快，见他那副笑嘻嘻的样子，强打起精神，递过了一根板凳，嘴巴朝里屋一歪，答应道：

"好啥哩！老命都差点送脱了。"

年轻人听出了话音，连忙站起来：

"三爷病了吗？让我过去看看。"说着，就抬腿往里屋走去。

龚老三听出是民师曹文全的声音，更觉得难堪，见他又进了里屋，忙把身子向里面侧了过去。曹文全装着没看见，坐在床沿上，展开他思考了好几天的方案：

"三爷！您家的事，我都知道了，心里也很不好过，这几天也就没有过来。叔侄间说句老实话，这件事就是一面好镜子，您可要在心里好好掂掂。您常说姑娘家早迟是泼出去的水，看，这水现在就泼不出去了！终不成，三个妹子就老死在您身边？果真如此，您最顾面子，就不怕别人戳您的背脊骨！再说，您也要替年轻人认真想一想呵！她们是才出林的笋子，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只怕更大的苦头还在后边！依我看，鸭儿刚下滩，趁早唤，兴许还能唤转来。您就不要再怄气伤肝了，让妹子们参加夜校学习吧！只要您大力支持，只要妹子们肯用心学习，我决心教好她们，包您不出两年，三个妹子能写会算，三个妹夫齐上门来！"

"呼"的一声，龚老三将被子掀起，重重地甩向里边，一下翻身坐

了起来：

“你包？你能包？口说无凭，你跟我写张字据来！”

“好！”曹文全马上掏出纸笔，就在膝盖上飞快书写，写完后，对龚老三高声念了一遍，只听又是诗一篇：

只要三爷支持，
只要妹们肯钻，
我包两年之内，
一定挽回体面！

听完念诵，龚老三顿时眉目舒展，愁云顿开，起身接过诗笺，就来拉曹文全坐下：

“贤侄！自打那张诗笺把我气坏，才悔恨自己拨错了算盘。可是鸭已下滩，悔也无益，我恨不得一口气断，不再在人前丢人现眼。你既然要医我这块心病，我就厚着脸皮活下去，看一看你的好手段。明天晚上，我就送她们姊妹到夜校来！”

突然，扑腾腾冲进四个人来，当头的是龚老婆子，后面跟着三个女儿，把曹文全围了一圈。老婆子代表她们开口：

“文全，你妹子们都说，感激你把爹爹说转。哪用明天晚上？这里就报名，今晚上就到夜校！”

曹文全满怀高兴地走了出来，龚老三一家五口象众星捧月似的，把曹文全送了老远老远。

自此以后，三姊妹白天劳动，夜晚到夜校学习，即使农忙季节，龚老三老俩口也宁愿自己累一点，总要保证女儿们的学习时间，千方百计提供各种方便。

转眼已满一月，农活闲了下来。一天傍晚，谭老表溜来看龚老三，说起前次的事，两人都还十分没趣，谈到曹文全打包票，又都有些不信。反正没事，两人决定到夜校看看。说走就走，两人乘着月色，快步向夜校走去，还隔老远，就听见了一片琅琅的读书声。

等他们走近，里面却又静下来。他们从后窗口伸个脑壳一望，原来才是曹老师正在作讲解。只见曹老师指点着黑板上的“汗、旱”两个字对学员们说：“这两个字是一对同音字，容易混淆，但是区别他们

也不难，我们可以从结构上找特点。你们看，'汗珠'的'汗'字，右边一个'干'字，表示人在干活。干活就要用力，用力自然就要流汗，左边的三点水，就表示干活的人流出了汗珠来。'干旱'的'旱'字，顶头一个'日'字，下面一个'干'字——这两横一竖，有两个读音，前面我们把它读作'干'，'干活'的'干'；这里却应该读作'干'，'干旱'的'干'——'日'就是太阳；一轮太阳当头照，晒干了下面的泥土，就造成了干旱，抓住两个字结构上的这些特点，就不愁把它们搞不清楚、记不实在。"

这一番讲解，直听得一屋的学员不住的点头，两老表也在外面啄起了脑袋。龚老三悄悄对谭老表说："还不晓得学文化这么有趣呢！象这样好懂易记，想来学起也不难。"

"是呀！"谭老表也十分感慨。忽然一拍大腿，把龚老三拉开十几步远，大声说："我们也去学，你看怎样？"

"对，对！"龚老三连声叫好。但又有些犹豫："只是，胡子巴叉的……"

"你还怕人笑？总比当个睁眼瞎，丢人现丑好！"

"那……好！学就学，厚起老脸皮，再不当这'猪脑壳'！"

夜校添了两名新学员后，更加热火朝天了。光阴迅速，转眼已是一年，夜校全体学员经区社反复检验，都能读书、看报、写信和开便条，发了脱盲证书，并马上转入业余小学学习。金花、银花、玉花三姊妹成绩最好，公社广播站特地采录了她们在授奖大会上的发言向全社广播，于是，龚家三姊妹的名声立即到处流传。

不久，出了一件怪事：

进入业余小学后，龚家四学员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打算攻一攻农业科技，遗憾的是资料奇缺，正在这困难期中，公社邮递员开始每隔十天半月，就给他们送来一些书籍，既有文化方面的，又有科技方面的，十分适用，又比较齐全。龚家父女又惊又喜：喜的是有了难得的书籍，惊的是摸不清来龙去脉。当又一次书籍送来时，他们扭住邮递员，非要他说个明白不可。邮递员只好承认，是本社一个十分关心他们学习和科研的人托他代交的，但这人一再嘱咐，不准泄露姓名和职业，并说，今后仍将继续为他们出力。

“啊，雷锋！一个可钦可敬的雷锋同志！”他们欢呼之后，也就不再怀疑，把这些书籍当成了宝贝，天天结合科研和夜校课程进行学习，并靠这些书籍，很快在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特别是制止稻瘟病大面积蔓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半年以后，谭老表又充当天使，带来了一封书信。这一次他再不是“睁眼瞎”了，走进屋就折开信封，把信文高声宣读了一遍：

“以前有眼无珠，乱题诗笺，实在惭愧，还恳恕罪！愿再悔过一年，明年此日负荆登门，并率两弟一起前来访问。”

一切真象大白，龚家父女又气又恨。本想退还书籍，无奈都已用旧，不便退了。怎么办？连谭老表在内，大家都急得拿不定主意。还是龚老三首先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会，对大家说：

“虽然可气可恨，不过想来，倒也亏了那张诗笺，不然，我们大家现在恐怕都还一字不识呢！为人一辈子，哪个又不干点蠢事呵？他倒还知道负荆请罪，而且还很有一番诚意，我们也就不要小气了。礼尚往来，也回他一张诗笺吧！”

然虽银花、玉花两姊妹还嘟着嘴巴反对，金花、谭福安及龚老婆子都陆续表示了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小两姊妹也就不再坚持。于是公推金花提笔，讨论了一会，很快集体写成了一首小诗：

急起直追不为晚，勤奋能出好人才。

难恕前番轻薄语，负荆还得看三年！

动脑筋故事的答案

《放在哪儿？》的答案：放在某一人头上。这样，除他外全室的人都能看见。

《赛马慢》的答案：让两人换骑对方的马。两人尽量使自己骑着的对方的马跑快一些，于是自己的马便慢了。

《死里逃生巧计》的答案：犯人先从小箱里抽出一个纸条立即吞到肚里。法官们将小箱里剩下的纸条拿出来看，上面写着“死”字，于是断定所吞纸条上面是“活”字。这样，犯人便可死里逃生了。

·现代故事·

女作家卖琴记

非　同

人在害病的时候，思绪往往特别纷乱。夜深了，女作家赵清阁辗转病榻，不能成寐，生活中的种种记忆，一齐涌上心来。

一九三八年夏，日军迫近武汉，她和难民一起疏散流亡到重庆。一路艰辛，自不堪言。她在重庆喘息未定，又逢日机狂轰滥炸，住处被炸塌，头皮被炸伤，她只得又迁往北温泉。

北温泉在重庆北郊，是著名的风景胜地。那里有些供游客旅居的建筑，取名雅致而有诗意，如数帆楼、琴庐等。数帆楼面江，凭栏可眺望峡谷和在阳光中闪烁的嘉陵江。琴庐虽然只是一幢竹制的平房，但依山傍水，四周景色秀丽，这对一个患结核病的穷女作家来说，真是再适当也没有了。她就在琴庐租了间房子住了下来。

这竹制的琴庐，实际上是架在山涧上的水榭。她常常凭窗倚栏，观山色，听水声，宛如置身仙境，飘飘然有出世之感。夜阑人静时，她伏案命笔，文思奔涌，仿佛岚岩的瀑布，欲罢不能。她的五幕话剧《女杰》和一些独幕剧与散文，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她除写作之外，还酷爱音乐，闲时以拉小提琴自娱。这幢竹制平房虽名“琴庐”，但过去从无琴声；自她迁来后，悠扬的小提琴声，如怨如诉，萦绕梁间，真成了名副其实的“琴庐”了。

当时她在教科书编委会任编辑，该会在北碚，离北温泉有一小时的路程，来去很不方便。一九四〇年春，她不得已，只有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琴庐，搬迁到北碚去了。但就是这样，由于她有病，经常需要休息，引起了编委会头头的不满，她不得不辞职了。

当时的稿费、版税低得可怜。一些老作家都难于依靠稿费、版税度日，何况她这样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女作家呢？她在这个时期写了多幕剧《生死恋》、《活》、《潇湘淑女》、《此恨绵绵》以及一些独幕剧、散文和理论文章 主编《中西文艺丛书》，而且每天几乎都要忙于"跑警报"。她真是心力交瘁了！今天她又发高烧了，她正在写作的一个剧本又不得不暂时搁笔……

她感到口渴得要命，就起床连倒了两杯水喝，渴倒是止住了，但心里突然泛起一阵莫名的怅惘，她的手习惯地伸到书架上去取小提琴，想拉拉琴，抒发胸中的郁闷。但她的手落空了，书架上没有琴……她记起来了，为了病，要买进口的退烧药，昨天她已经把小提琴送进了寄售商店。高烧不退，她如何能完成剧本的创作呢？

但是，她现在却有些后悔了。很长时间以来，写作之暇，拉拉小提琴，是她最大的愉快，也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安慰，更何况音乐还能激发文思……

第二天一早，她就匆匆赶到寄售商店。刚走到商店门口，她的心就紧了——货架上她的小提琴已经不在了。

"老板，我昨天拿来寄卖的……"

"小提琴！"老板不等她说完，就得意地接口说。"卖掉了，现在这种货很好卖。"他微笑着点点头，把钱放在柜台上，完全没有注意她的脸色。

"我现在不想卖了，老板能不能想法帮忙把这个琴赎回来？"

"琴是昨天卖出去的。买主是个年轻人，没有留姓名地址……"老板无可奈何地说。

她败兴归来，颓然地倒在床上，心情沮丧。小提琴长年来与她朝夕相伴的密友，她是不能须臾离开的。但是，她可卖的东西都已经卖光了，只有这个小提琴还值几个钱……

她悲痛已极，不能再想下去了。她支撑起带病的身体，含着热泪写了篇散文：《卖琴》。她控诉生活的残酷，责怨自己的无能。真是无能么？……她的眼泪滴落在稿纸上，稿纸上的每一个字，也都像是用她的眼泪写成的。

《卖琴》一文在《新民报》上发表后，她收到很多好心的读者的来信，对她这样一位爱国的青年作家的悲惨境遇表示同情，还有人表示愿意送她一只小提琴。应云卫夫妇还特地寄了药来，劝她好好保重身体。……这些热情的信使她感动，使她感到人情的温暖。她倒在床上，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

"笃笃！"传来怯生生的敲门声。

这时候会有什么人来呢？她迅速擦干眼泪，坐起来："请进！"

门被轻轻地推开。她惊诧了：进来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手里提着的正是她刚卖掉的小提琴！

"请问你就是赵清阁老师吗？"

"我是赵清阁。请坐。"她说着，倒了杯水递给青年。

"谢谢。"青年躬了躬身子，说："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昨天我读了赵老师的散文《卖琴》，我很感动。我过去只听说作家的生活很清苦，但想不到赵老师……"他似乎很激动，说不下去了。

她的眼睛也润湿了。

"赵老师的琴是我买去的。我真不该……我现在把这小提琴送还给你。"说着，他把小提琴放在桌子上。

"那怎么行，你也爱小提琴。"

"我可以设法另外买一个。"

她站起来，打开琴盒，用手指拨了拨琴弦。G、D、A、E四根琴弦连续发出那熟悉的、清脆悦耳的声音。这琴音又一次使她心醉！她真想扑在琴上，抱着琴，和它亲一亲，哭一场……

"请你拉个曲子我听，好吗？"

青年似乎有些羞怯。但在她一再催促下，他终于接过了小提琴。

琴音响了。开始他有点紧张，弓子在弦上滑动时有轻微的抖动，有时还发出一点噪音。但很快地，他似乎沉浸到音乐中去了，忘记了站在面前的女作家，流畅而优美的琴音在小屋中回荡着，回荡着……那是哀怨，那是悲愤！

一曲终了，他又恢复了腼腆的神态。

（下转22页）

（美国电影故事缩写）

章　挥

一九三九年岁尾的伦敦，正处在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之中。昔日繁华的大街，如今行人疏落，过往匆匆。入夜，灯火管制下的全城漆黑一片。

暮色苍茫中，一辆轿车从军营大门开出，驶过昏暗的街头。车上坐着上校军官罗伊，他奉命到法国去。二十五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也曾去过法国。那一次他是从滑铁卢车站走的，这一次也打算这么走。汽车刚到滑铁卢桥的桥头，上校即令司机停车，他要步行过桥去。

走不多远他站定了，身子倚着栏杆，两眼看着匆匆流去的河水陷入沉思。良久，他伸手从军大衣的口袋里取出一个牙雕的吉祥符，审视着，久久地，一动不动。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给……吉祥符会给你带来运气。"这是一个少女的亲切的声音。这声音把他带回到早已逝去了的遥远的年代。

……

那一天，年轻的上尉军官罗伊，趁着假期的最后时刻，来到桥头观光。突然，空中传来空袭警报的尖厉的呼啸声，他抬头一看，迎面过来三位姑娘，她们一面气急败坏地奔跑，一面相互询问着同一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往哪里去？"

"到地铁去！"罗伊冲着她们喊。

然而，她们懵头转向，瞎跑一气。罗伊再次提醒她们："朝右走！"

这样，她们又折回来。其中一个叫玛拉的，一失手掉了提包，东西撒落一地。罗伊急忙帮她去拣。最后拣起的是一个吉祥符。

同伴失散了，罗伊伴着她躲过空袭。他原以为她是一个学生，一问才知道是芭蕾舞团的演员。

"太遗憾啦，可恶的战争！"当玛拉得知罗伊明天就将离去时不由地说。

"的确遗憾。"罗伊想了想说："不过说到战争好象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能叫人遇到意外，就象你我此刻的相逢。"

玛拉不禁笑了。她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两个深深的酒窝。

临别匆匆，他们互道晚安，互相祝愿。就在这分手的时刻，她送了他这个心爱的吉祥符。"给，它会给你带来运气。"她认真地说。

罗伊感动了。他郑重地接过来，紧紧地捏在手心里，立即有一股暖流通过他的全身。

在剧场的舞台上，玛拉和她的舞伴凯蒂正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她们一会儿离开，一会儿靠拢。忽然，玛拉意外发现观众里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凯蒂，他来了。"玛拉悄声细语地说。

"谁？该不会是地铁的那一个吧？"

"正是他。"玛拉兴奋起来："我真不懂，他说不能来怎么又来了！"

经凯蒂的帮助和安排，颇费了一番周折之后，他们又在烛光饭店

会面。

“惭愧！我使你为难了。”罗伊说。他指的是剧院院长笛儿娃夫人迫使玛拉当众宣读罗伊写给她的那张字条的事。

“不，我也叫你为难了。”玛拉说。她指的是罗伊为她而不赴上校宴会的事。

“你的舞跳得真美。”

“我看不见得。”

“内行不懂，只有外行懂。我看你就是跳得美。”

“这说明，你确是外行。”玛拉一笑。

侍者端来酒菜。罗伊举杯为玛拉祝福。他解释说，分手以后他竟忘记了玛拉的长相，怎么想也想不起，所以就赶到剧场来了，为的是再仔细地看看。

“现在该不会再忘记了吧?”玛拉天真地问。

“我想不会了，一辈子也不会!”罗伊看着她说。

这时，响起了《一路平安》的乐曲，他们随着节拍跳起舞来。这是一个别致的舞会。乐队的四周燃着许许多多的小蜡烛，每一个队员在完成自己声部的演奏之后，相继用小帽盖灭一支支的蜡烛；一曲终了的时候，最后一支蜡烛也被盖灭，大厅全暗。罗伊和玛拉沉醉在热情中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热烈地亲吻。

夜深了。他们离开饭店，漫步街头。两人心中既快活又迷茫，他们刚刚相识，又得分手，也许从此不会再见，谁知道呢！

第二天一早，玛拉就站到窗边去。她一心惦念着罗伊，他这时大概已从海上走了，外面在下雨，海峡里风浪大吗？从窗玻璃看出去一片模糊。她用手擦一擦再看，啊，她看到了什么？就在公寓门前，雨地里，站着一个人，正仰面朝着楼上张望。

“凯蒂，快，快来，莫非是他……他……”

“是他，没有错。”凯蒂立即肯定。

他怎么没有走？她慌乱了，心跳得厉害。她决定下楼去。接过凯蒂递到手上的伞，她跌跌绊绊奔下楼梯，冲出大门，径直投进罗伊的怀抱。

“你来看我，真太好啦！”她喘息着说。

“别这么说”。

“你没有走？”

“海上有水雷，放假四十八小时。”

真想不到有这样的好事。玛拉呀玛拉，你该怎样度过比什么都宝贵的这两天时间呢？不知道，那就听罗伊的吧，他早就盘算好了。

“现在由不得你啦。”他没头没脑地说。

“你指的什么事？”玛拉迷惑了。

“总之，你不能再犹豫不决啦！”他又说。

“究竟是什么事呢？”她越发糊涂了。

“跟我去结婚！”罗伊终于说。

玛拉被惊住了：“啊，罗伊，你疯了吗？”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你理智点！”玛拉提醒他。

“我才不呢。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这样肯定？”

“我就是这样肯定。”

简直专断独行，没有商量的余地。玛拉怎样呢，她会同意吗？瞧吧，她笑了，笑得甜甜的，温情脉脉的。

于是，罗伊回军营去请求团长的批准；又和玛拉上教堂，说动了牧师，明天准时为他们举行婚礼。

傍晚时刻，玛拉刚回到公寓，罗伊的电话跟着来了：事情起了新的变化，命令改了，他必须今晚乘车走。可怜的玛拉看看表，离开车只剩二十五分钟啦！怎么办？她当机立断：赶快上车站。要不，将会后悔一辈子的。

滑铁卢车站的月台上，万头攒动，人声嘈杂。罗伊先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尔后沿着即将开动的车厢边走边朝入口的方向看。冷不防"咥隆"一声响，火车启动，罗伊急忙跳上踏板去，手扶车门继续向外张望。

就在这瞬间，玛拉从候车室的门口冲进来，一脸的惶恐之色，眼光迅速向一节节的车厢扫射。罗伊远远地发现了，他大声喊叫："玛拉——"

玛拉听见了，循声看过去，罗伊在向她挥手。她死命地追赶着，同时以尖细的高音回叫："罗伊——"

汽笛一声长鸣淹没了他们的喊声；最末一节车厢也已走远了。月台上，留下玛拉一个人，孤零零地，身子颤抖着，怀着满腔的离愁。

当玛拉回到剧院，等着她的是一次新的无情的打击。院长拒绝姑娘们的百般求情，将她辞退了。按照院长的逻辑，一个舞蹈演员，要么忠于爱情，要么忠于艺术，二者是不可得兼的。事已至此，玛拉自己倒也不在乎了，可凯蒂却忍无可忍，一下子倾泻出久已郁积在心的怨恨。当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凯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为了有口饭吃，她们跑遍了全城每一个角落，饭店啦，服装店啦，茶馆酒肆啦……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眼看剩下最后一听罐头了，就在这天中午有人敲门。出现在门口的是个陌生的孩子，他给玛拉送来一盒花，还有罗伊的一封信。他信上说，他的母亲将要专程从苏格兰前来探望她这个未来的媳妇。这是个好兆，凯蒂和玛拉都觉得眼前一亮：说不定从现在起，生活将会发生转折，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一家豪华的餐厅里，玛拉不安地等待着罗伊的母亲克劳宁夫人的到来。她们约定在这里见面。壁上的时钟指向了四点五十分，还不见夫人的到来。女侍递给她一张晚报借以消磨等待的时间。玛拉心不在

焉，匆匆浏览着，觉得什么也不曾看清。抬头望望门口，总不见人来，又埋下头去看报。看着看着，一则消息引起了她的注意：阵亡将士名单。她急急挨着顺序往下看，一行醒目的黑体字跳进她的眼睛：上尉罗伊·克劳宁。

她先是一怔，疑心自己是不是花了眼；于是再看一遍，又看一遍，天哪，竟是真的！她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坐立不稳，身子一歪昏倒了。

女侍扶她坐起，给她灌下一口酒。这才渐渐镇定下来。

恰在这时，夫人匆匆向玛拉走来。玛拉一把将报纸塞到坐椅下面。

"啊，玛拉小姐，真对不起，火车误点，难为你久等了。"夫人边说边坐下来："从罗伊的信里，我已经了解你了。"

"谢谢，夫人。"玛拉谦恭地说。

夫人发觉她神色不好，关心地问道："你不舒服吗？亲爱的。"

"不，没有什么。我……我……"她本想找出一两句足以搪塞的得体的话来，一抬眼发觉夫人以疑虑的目光盯着自己，一着急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神经质地嚷道："你，你怎么这样盯着我？"

夫人大失所望。心想：她这是怎么啦，莫非有神经病？便客气地说："我原打算带你回家乡去的。看来你今天情绪不好，我们改日再谈吧！"说罢告辞了。

一次期待已久的约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从此玛拉病了。且不说无钱买药，就连一点吃的也没有。真正难煞了凯蒂。幸而不两天，凯蒂找到了一份剧院的差事，两人得以勉强度日。

那一天，天正下着雨，凯蒂回得家来，不见了玛拉，她发急了。玛拉的病还没好，她不该冒雨出去。正担心着，玛拉回来了，只见她的头发、衣服全湿淋淋的；叫她脱去衣服她不听，问她话她不答，呆呆地站着不动。

一阵异样的沉默之后，玛拉忽然问道："凯蒂，今晚演出怎么样？"

"还不是跟平常一个样。"凯蒂不解地说。

实际上，玛拉刚才就是从剧院回来的。凯蒂并没有在那里工作。她怀疑凯蒂什么工作也没有。但是钱呢，钱从哪里来？

"你以为钱从哪里来？"凯蒂一经看出她的秘密被戳穿，顿时发作起来。但她话到嘴边失去了勇气，她说不出口，只是嗫嚅着："我本想一直瞒着你……"

玛拉被吓着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半天没有说话。不过她明白，凯蒂实在出于无奈，而目的全在救人。她鼻子一酸，止不住热泪长流，一把抱住凯蒂："凯蒂，我的好凯蒂！我对不起你，我自私，我该死……"

凯蒂想回过头来安慰她，一张口却失声痛哭，滴下一串串含血的泪。

在此后的岁月里，有人看见，玛拉不时出没在滑铁卢桥的桥头，倚着栏杆，望着河水发呆。她的衣着变得华丽了，还常常跟路人搭讪、调笑。

有一天，她到火车站去，大批从前线复员归来的军人正从月台涌出大门。一些浓妆艳抹的妇女在人堆里穿行，说着"活着回来啦？欢迎你"之类的话。玛拉和她们混在一起，挤到检票口。战争结束了，有的人平安无事地归来；而有的则一去不返！触景生情，她的眼神黯淡下来。

"玛拉——"一声呼喊在耳边炸响，浑身不由得一震。那么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循声看去，天哪，她看见什么了！一个背着背包、满脸胡子的高个儿正从检票口挤出来，那不就是罗伊吗！

"玛拉，亲爱的，你来接我吗？"罗伊几步跨到了她的面前。

"不，不……啊罗伊，你还活着？"她不知所措了。

"当然罗，我负过伤，失去过证件，但我活得挺好。因为你的吉祥符一直保护着我呢！"

"罗伊，我的罗伊……"她哭了。

"玛拉，我的亲亲，别哭，现在该我们高兴啦。"

身子紧贴在罗伊温暖的胸前，玛拉仿佛觉得离别就在昨天。不幸

而今的她已不再是从前的她了；但罗伊还是罗伊。他的感情，他的爱都不曾改变。

“亲爱的，你肯定受了不少苦。”他体贴地说。

“你不在，生活……” 她说不下去了。

“当然,你一定过得很艰难。”他不安地责怪自己:“都怪我没有安排好。请你原谅我。”

“不，我要是确信你还活在人间……”

“好啦，亲爱的，你会得到补偿的。”罗伊挽着她的手，决断地说：“今晚就跟我回家去,我去通知妈妈。”

一个军官搂着妓女从他们身旁走过去，这使玛拉非常难堪。略一迟疑，回答道:“罗伊，我不能随你回家去。”

罗伊以惊诧的目光看着她。他忽然想到，她已另有所爱了吧！对了，分手几年，她以为他死了，从此爱上了别人，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嘛。

玛拉立刻猜中了他的心思。急急地说:“不不，不是这么回事。我过去爱的是你，今后也决不会另爱别人。这是真话,罗伊。但是……”

“好极了！我就等着你这一句话。”罗伊打断她说:“你过 去 不是常笑吗？来，笑一笑。”

为了不扫罗伊的兴，她极力掩饰住自己的伤痛,做出了一个笑脸。不用说，这只是一个苦涩的笑罢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高兴。

当玛拉带着罗伊归来的消息和内心的矛盾来见凯蒂的时候，凯蒂感到为难了。怎么好呢？她想了想,说出一句推心置腹的话来:“玛拉，要是他真心爱你，我想什么事都可有个补救。你说是吗？”就是凯蒂的这一句话重新鼓起了她对生活的向往和勇气。

在罗伊的家里，玛拉受到了克劳宁夫人百般殷勤地接待。第二天晚上，夫人还特地为她也为欢庆爱子的归来，举行了盛大的舞会。

玛拉是大家注目的中心。她的美丽，她的风姿，自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从女宾们窃窃私语的神态里，她觉察到人们对她的疏远和淡漠。后来她才知道，她们认为，对于一位出身望族、佩带断枪臂章

的荣誉军团的军官来说，平民出身的演员是配不上他的。这还是罗伊的叔叔尤利公爵约她跳舞时对她说的。当时她并不在意，但一回头看到罗伊的军服，他那断枪标帜的臂章，她心中日见浅淡的哀愁和痛苦骤然复苏，感到了新的难以言状的恐惧。

她刚刚回到卧室，夫人看她来了。她要和她说说知心话。对于玛拉，夫人一直觉得内疚：在那次会见后的不几天，她也终于得知了儿子的死讯；这使她回想起，玛拉当时准是已经获悉了罗伊的不幸而被悲痛所压倒。而身为母亲的她，非但没有谅解她、安慰她，分担她的痛苦，反倒误解和抛弃了她。等到醒悟过来，玛拉已不知去向，弄到无可补救的地步。

"可怜的孩子，你能原谅我吗？"夫人恳切地说。

"怎么谈得上原谅呢！夫人。"

"我相信今后我们会交上朋友的。我喜欢你。"夫人无限柔情地说。

"谢谢，夫人"。

她们一直谈到深夜。当夫人向她告辞以后，玛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股强大的冲动从她心中升起，她不忍因为个人的幸福而玷污他人的门第和断枪的荣誉。她站起来，迅速追出门去，喊着夫人的名字，闯入了夫人的卧室。

"你怎么了，玛拉！"好心的夫人一惊。

"我有话对你说。"玛拉眼睛盯着地上说。

"说吧，亲爱的。"

"我不能和他结婚！"

夫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惊愕地打量着她："别急，亲爱的，先坐下，告诉我原因。"

玛拉犹豫了，叫她怎么说呢？都怪她自己，根本不该来，不该自欺欺人，必须马上离开。

"玛拉，不要紧，相信我能够帮助你。"夫人真心诚意地说。

"不，夫人，谁也无法帮助我！天哪……啊夫人，你太好，太纯洁啦！"她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了。

夫人恍然大悟，声音颤抖着“玛——拉!”

“是的，你现在明白了。这是真的……”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没有勇气啊！要知道我那时又穷又饿，我以为罗伊死了，希望破灭了!”她一口气往下说。

夫人久久地沉默着，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这件事上她也是有过错的，她至少没有能够照料她。

“夫人，请你答应我，永远别把真情告诉他，这傻孩子会受不了的。”她恳切地哀告说。

“好吧，让我们彼此再想一想，明天早上再说。”

多么好的夫人，她多么地想呆在这个家里呀，可是她不能。

强忍住穿心的悲痛，玛拉匆匆给罗伊写了一封诀别的信：“感谢你对我的爱，别了，亲爱的罗伊。……”

等罗伊发现这封信的时候，玛拉早已出走。他象发了疯似地，急速驱车前往伦敦，他第一个目标是凯蒂的住宅。结果扑了空。

“凯蒂，她一定对我瞒着什么事，我早感觉到了。你当然知道，快请告诉我。”罗伊说。

凯蒂犹豫了一阵答道：“实话给你说，她恐怕是想永不和你相见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请别问我!”她几乎又要发作。

“那只好报告警察局寻人啦!”罗伊无可奈何地说。

“不，不行!”凯蒂软下来了：“罗伊，你得有思想准备，别去管她为了什么吧。”

“什么意思?”

“我说了你会受不住的。”凯蒂说。

“不管什么事，我都受得住。我发誓一定要找到她。”

凯蒂见他这样，就说：“那好，跟我走，我们一起去找找看。”

凯蒂领着罗伊，找遍了一个个低级餐馆，下等酒吧，不三不四的舞厅。那是她们常去的地方，但都不见玛拉的影子。

最后，他们到了滑铁卢车站。站里站外都找遍，还是没有。凯蒂忽然害怕起来，她担心最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

“罗伊，我看……”她吞吞吐吐地说：“啊，她为人过于忠厚，无法容忍这几年的处境，而你是她可能活下去的唯一转机。”

“什么转机？”

“她曾说，一切都将过去，她，她用不着再干这种事了……”

罗伊到这时才明白了内中的原委。他沉痛地说道：“请你别再说了，我懂啦！她躲着我，不愿再见我，可我无论天涯海角，非要找到她不可！”

玛拉究竟在哪里？她在滑铁卢桥头。此刻她正踽踽而行，一脸绝望和痴呆的神色。她朝下望望依旧东流的河水，想想不堪回首的命运，心碎了。身后传来隆隆的声响，掉头看去，一长队军用卡车亮着前灯开过来。她毫不胆怯，毫不迟疑，以木然的表情迎着车队走去。刹那间，传来一片刺耳的刹车声，夹着人们的惊呼声；一只手提包散落在地上，牙雕的吉祥符在车灯下放光。这还是罗伊昨儿夜晚交还到她手里的。

头发斑白的罗伊回过神来，他那已经衰老的容颜还挂着哀怨、悲切和无限眷恋之情。他缓缓地转过身来，孤独地举步前行。重任在肩，他不能再事停留。再见吧，滑铁卢桥！

凌承纬　插图

宋江与扈三娘

——《水浒》补遗

丁 涛

第×××回 黑旋风直言破隐 及时雨曲意遮羞

话说宋江阴存威望必须胜过晁盖之心，决计亲领人马去把要与梁山泊作对的祝家庄扫平。当即选带众头领和千余喽啰，径奔祝家庄来。一路无话，到独龙山前，尚有一里多路，前军下了寨栅。宋江在中军帐坐定，便合众人商议道："祝家庄路径曲折，须先由两人前去探听才好。"李逵抢先道："哥哥，我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破阵冲锋，用得着你；细作勾当，用你不着。"李逵连忙辩道："我并不少心明眼亮处，量这鸟庄有何能耐，兄弟只消带上百人进去砍了祝家父子就是。"宋江喝道："你这厮又一派胡说！且一壁厢去，叫你再来。"李逵嘟着嘴，只好走开去了。又商议一阵，宋江打好了主意，命去过那里的石秀带杨林同走一遭。不料他二人溜进村去不久，杨林便露出蹊跷，先吃拿了。石秀乖巧，颇会见机行事，连忙找到庄里一位和善老者，佯称卖柴迷路，为避免猜疑，乞求庇护。老人动了恻隐之心，安顿他在屋后草窝藏身，石秀便趁此摸索底细。

却说宋江在村口屯驻，久不见石、杨二人出来回报，急忙又遣欧鹏前去打听，回来报道："村里纷纷议论，说捉到了梁山细作。小弟见路杂难认，不敢深入。"宋江闻言，又气又急，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谁知李逵又已来在一旁，首先喊道："我这便杀进去，不能一来就丢了两位弟兄。"宋江只好当即传令：由李逵、杨雄为先锋，使李俊引军合后；宋

江、花荣等中军头领，摇旗呐喊，擂鼓鸣锣，杀奔祝家庄来。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挥动板斧，火剌剌地冲至庄前，只见吊桥高悬，时已煞黑，却不见灯火，亦不闻人声，惹得他破口大骂："那鸟有种的出来，你黑爷爷在此！"好歹无一应声。宋江上前，见状心疑。为了免遭算计，正想下令退走，岂料一声炮响，独龙岗上火把齐燃，门楼上弩箭如急雨般射来。宋江忙领众退避，来路却已无法辨认。正慌急之际，幸而石秀来迎，按照石秀所言，凡见有白杨处便拐弯急走。回到村口驻扎，天已大明，整点人马，又不见了镇三山黄信；查问随行军汉，方知被村里埋伏的挠钩手活捉去了。

眼见宋江同众人一样纳闷，杨雄献策道："此间三村相连，原本结盟相助，现东村李大官人正因帮我们说话同祝氏父子失和，被祝彪箭伤，在家养病，何不去与他计较？"宋江一听大喜，随即吩咐备礼，亲领花荣、杨雄前去。他们不知李应今番虽恶了祝家，但总还是地方富家大户，岂敢造次与梁山好汉交结，让官府追究？他不但把厚礼退了，并且藉口养伤在床，连接见也免了。看他们败兴，受杨雄救过命的李家管家杜兴深感不安，搭讪着向宋江道："俺东人今番自不会救应祝家庄了，但西村扈家有女唤一丈青扈三娘，已许祝家三子祝彪为妻，是定去救应的，将军要提防西路。祝庄前后两座庄门，须夹攻方可得破。盘陀路径白杨听说已经砍伐尽了，但树根总在还可辨认，将军只宜白日进兵。"

宋江回寨之后，照杜兴指点标拨一番，自信此次前去心要踏实多了，便打起精神率众又杀奔祝家庄来。留下一拨头领在前门攻打，宋江自引一拨转至独龙冈后面。正观望祝家庄时，只见直西一彪军马呐喊杀来。宋江连忙带了欧鹏、王矮虎分一半兵马接迎。来的是二、三十骑马军，当中簇护一员女将，骑青鬃马上，抡两口日月双刀，煞是威风。相距稍近，容光与铠甲闪闪逼人，宋江一阵昏眩，差点栽下马背。定一定神，才暗自想道："都说扈家庄有个扈三娘一丈青好生了得，看来正是此人。"不待宋江发话，他身后馋涎欲滴的王矮虎已恨不得一掌把人家抓来吞了，当即喊一声"杀"，骤马向前，挺枪直刺。一丈青是个乖觉女流，察知王矮虎神态轻薄，怒火更旺，双刀益发翻滚得如

急风骤雨。只十数合，王矮虎便已手颤脚麻，眼花枪乱。正想拨马转身，已被一丈青轻舒猿臂提离雕鞍，由众庄客横拖倒拽而去。有诗为证：

剑影刀光色胆生，争先出阵付轻心；
奈何拚刺非强将，转眼成擒羞煞人。

且说宋江一面心旌摇荡，一面被一丈青武艺吓坏了，连四周众梁山弟兄同祝家兄弟怎样在混战的，也摸不到丈二和尚的脑壳了。猛然清醒，见天色已晚，这才急命小喽罗筛锣。好不容易把众好汉聚拢，还得应付追兵。宋江正到处寻看白杨树桩，只见一丈青飞马赶来，他急急拍马狂奔，还是被一丈青追上。正危急间，只听有人大叫：“那鸟婆娘赶我哥哥哪里去？”宋江一听，便知李逵来了，好生欢喜。一丈青看一黑大汉引七八十人从斜里蹿出，恐遭围困，便勒转马头往树林边去。不料林里梭出十数骑来，领头的乃是豹子头林冲。一丈青知已脱身不得，举刀纵

马，直逼而前；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斗不到十合，卖个破绽，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再抖蛇矛逼住。一丈青两口刀斜滑出去，身子往前

倾扑，这就被林冲趁势一拽活捉过去，由喽罗捆绑了。

回寨稍事休息，宋江唤二十个老成的喽罗，着四个头目，连夜送一丈青上梁山泊，交他父亲宋太公收管，待他回去后发落。众头领心想：宋江杀掉婆娘已久，一定是自要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了，但都不便明说，只有黑旋风不管是否戳痛人家的腰眼，当宋江面傻笑一阵，道："敢情哥哥要收留这鸟婆娘受用了。"宋江闻言，连紫棠脸也明摆 红起来，大声作势斥道："你这黑厮，又在胡说！"李逵道："哥哥既无此心，何必生气？"

其夜宋江独处帐中好生纳闷，四体疲惫不堪，躺下却还不能入梦，睁眼闭眼都只见一丈青的英姿倩影到处在折腾。耳朵边，都还响着同那黑牛打嘴巴战的声音。苦得宋江一忽咬牙切齿恨黑牛口没遮拦，一忽又懊悔自己当众人面回嘴回得太绝太死，话怎收得回来？有西江月一首，单道宋江此时的心境：

满寨熊腰虎臂，床头独缺娇娘；天生佳丽下穹苍，幸喜成擒落网。黑汉机关识破，风流孽债难偿；如何豁达费思量，翻案词牌怎唱？

想到山寨妇人难得，宋江又不免"同病相怜"想到了王矮虎。宋江在赚他入伙时，为了安慰他丧妻之痛，是曾答允为他物色另配的，可是时至今日，总不能叫砖瓦窑烧些泥巴女人出来算数！王矮虎此次出阵被擒，不就由于他见到一丈青便迫不及待的吗？……想着想着，有些朦胧起来，恍恍惚惚中忽觉一丈青眯着一双秀眼就躺在一旁，不过已非一身铠甲，而是粉色罗衫——不，是一层蝉翼般的轻纱裹在身上，他正伸出颤抖的双臂要把她搂住，突见那丰腴的肉体一处处竟为殷红的污血所染。那张白黑透红的脸子也变了，变成了阎惜姣向他怒目而视，而且向他喉管伸出了指甲花染过的爪子。十只爪爪那么长，箍住了他的脖子，越箍越紧。他想喊叫，却喊不出声来……他喊不出声来，却听到有人在喊他。这可解救了他，但醒来却一身冷汗。

原来天已大明，帐外来报：军师吴用突引一些头领及五百喽罗来到。宋江与吴用相见之后，方知是晁盖闻知先次进兵不利才派军师又

领一批人马前来助战的。吴用说他在途中曾与护送一丈青的弟兄们相遇，知有所获，应先贺喜。宋江连称惭愧，说是只捉到一女子而已，却折了几位兄弟。若是破不了祝家庄救不出几位兄弟，情愿死于此地，实无面目回去见晁盖哥哥的了。吴学究闻言笑道："哥哥不必难过，天意助我，转机已见，祝家庄旦夕可破了。"宋江忙问："此话怎讲？"吴学究不慌不忙说出底细。究竟是甚么底细，且听下回分解。

（原书）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原书第五十回，叙述吴用如何定计、宋江如何三打祝家庄甚详，不必再从头到尾地复述一遍，贻抄袭之讥。但为了使上一回"补遗"与下一回"补遗"能连结得起，中间这一段过程还有压缩来讲个大概的必要：

原来吴学究此来，已率领七、八位新入伙的好汉同行。其中一位名叫病尉迟孙立，一到那给梁山泊做"眼"的石勇酒店便闻知宋公明攻打祝家庄一事，立即欣然告诉石勇，他与祝家教师爷栾廷玉曾同师习艺，可借访友之名进庄，用里应外合之计大破该庄。石勇听了，正待上山报与军师知道，不料军师已下山来，正要去援助宋江。军师听了石勇禀报，大喜过望，来不及让那七、八位上山见见晁盖，就带领他们向宋江驻扎处奔来。

在详细商量好计策之后，孙立便领着同来的好汉，以探访好友为名进了祝庄。经栾廷玉引见，祝家父子以为得此数人，实在如虎添翼，好不高兴，连日大摆筵宴，殷勤款待。孙立等人却暗中弄清了所有门路，划定了各人下手的范围。

又过数日，宋江连日都要率众前来厮杀一番。第五日上，孙立故作忍耐不住之状，雄纠纠跨马出阵；石秀也佯装而战，斗到四、五十合上，便被孙立生擒。这一

下，更哄得祝家父子信任。再一日，宋江分四路进击，等祝家弟兄及教师爷都出庄大战，孙立等人却在庄上四面放火、到处砍杀起来。祝家那老头见势不好，待要投井，已被放出祝家土牢的石秀发现，割了他的首级。他那三个宝贝儿子，在庄外冲杀一阵，也都相继成了肉酱。看看局势已定，宋江便来在祝家庄正厅坐下。后事如何，留待又一回“补遗”分解。）

第×××回　王矮虎踌躇满志　宋太公唏笑皆非

说的是宋江在祝家庄正厅坐下，众头领都来献功，计生擒四、五百人，夺得好马五百余匹，牛羊无数，金银绸缎可纳数十大箱。先前被擒的弟兄们也都安然聚拢。宋江先是喜形于色，不一会，满脸忽然堆起了厚厚一层悲不自胜的神情，只听他嗟叹道：“此次多亏孙立兄弟借同栾廷玉好汉的交情破了水泼不进的祝家庄，可惜没能留下这位好汉的性命，实在叫我问心难安！”众人听了，连孙立在内，都赞叹及时雨真是个重义气的汉子。正嗟叹间，闻人报道：“黑旋风因追杀祝彪追到扈家庄，已杀了扈老头儿。”宋江猛吃一惊道：“目前扈家曾派儿子扈成前来投降，要求放扈三娘回去，为何去杀他？”话音刚落，黑旋风已腰挂两把板斧，一身血污，直来在宋江面前，唱个大喏，说道：“祝龙祝彪都是兄弟砍了的，扈太公一家也只逃了一个扈成，特来请功。”宋江喝道：“扈家那天曾牵牛担酒前来投降，你为何擅自杀到扈家，谁叫你这厮去来？”李逵顶嘴道：“你忘了，我可不忘记。那老贼曾教那鸟婆娘来帮祝家打我们，险些儿赶上哥哥下毒手，你今却要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一丈青成亲，就思量起丈人同舅子来了。”宋江又一次让黑旋风戳着痛处，几乎暴跳起来，但究竟练就了敛气的功夫，暗自吐了一口长气才道：“你这黑牛，又信口胡说！你乱自行事，本合斩首，且把杀祝家兄弟的功劳折过了。下次如此，定行不饶。”

就在黑旋风顶嘴之际，王矮虎在一旁听到他提到一丈青的名字和

什么丈人、舅子之类的闲言杂语，似明不白地大睁两眼盯视着宋江，象在等待听一听宋江答语里的虚实。那两道目光，别人没觉察，宋江却感到了像是两枝向他射来的箭，不禁一怔。

这两道目光，缠夹着李逵刺儿头带半疯的话语，搅得得胜回山的宋江一路上也没能心旷神怡。直到率领人马来至梁山泊，寨里头领晁盖带众人下山迎接，宋江才打起精神，眉飞色舞起来。上山进入聚义厅，寨里执事置备的庆功、接风酒早已摆设就绪，众好汉当即按排定的座次入席，在鼓乐声中，开怀畅饮。

宋江在入席之前，为表示不忘孝道，早当众人面唤一随身喽啰先去宋太公前叱名请安，并禀明席散再回去施行大礼。众人闻言，无不敬佩。宋江也深自得意，可是每遇王矮虎斜扫一眼，便似一股寒气扑来，不是滋味。

且说宋太公自从不明不白收管了儿子命人送来一个女子，实实有些儿纳闷，但是“知子莫若父”，他猜想必是儿子想要这个女子了。仔细观察，宋太公觉得这女子尽管听说能骑马耍刀，却还沉静稳重，要是真成了儿媳，也很不错，总不会再出乌龙院里那号子事了罢。经过如此一番思量，也就对一丈青更加体恤，百般优待，还暗暗着人给她制了许多套四季衣装。一丈青原本聪慧，见被擒不杀，上山后又受此老如此殷勤照料，也就猜到几分。心想一身武艺也是妄然，人生地不熟，有何去处，不如待下来且看光景如何再说，也就一天天安定下来。她这天同宋太公一起，耳闻四山鼓乐喧哄，欢声雷动，早有人报知宋头领全部人马得胜回山，心里正想知道扈、祝两家怎样了，却听喽啰奉命来向太公禀安。太公不知扈三娘对儿子曾有下毒手未成之事，总觉得尚未成亲还以回避一下为是，当即不等儿子进门，已叫扈三娘回室歇着去了。

宋江席散回家，拜见了太公之后，太公看儿子眼神，已猜出其中有探询之意，不等儿子明问，就先自发话道：“听说你们破的是祝家庄，怎会送回个姓扈女子？”宋江道：“她是祝家三儿媳。”太公大吃一惊，道：“什么，她是嫁过了的？”宋江连忙解释：“还没成亲，她是去帮祝家打战的，没进庄就被我们拿了，怕连那男的面都没会过。”太公闻言笑逐颜

开道："那敢情好！我怕你再耽搁了儿子，我就连孙子也耽搁了。"宋江听太公此言来得甚陡，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太公却又问道："她家的人呢？"宋江叹口气低声道："都怪黑牛那厮，杀的杀，跑的跑了！"太公稍一沉吟，才道："可千万暂不能叫那女子知道。你快决定个好日子吧。越快越好！"宋江只含含糊糊地唔了一声便走开了。

这一夜，宋江倒没再做那样可怕的梦，因为，不知怎地，简直就入不了梦乡了。人虽躺着，心头却在大摆战场——比三破祝家庄还厮杀得热闹：矮虎横睨如刀、直视如箭的眼光；黑牛牛踹不烂的砣砣话；许多面孔装痴作傻的味道；苗条柳秀的女身；太公热望的言词；聚义厅上那把金交椅……这些那些，斗来斗去，也不知斗了好多回合？猛然间，及时雨好似见到矮虎与一丈青正并排站在面前，不禁想道："这就成一朵花旁跖着只屎壳螂了！"但随即又把牙一咬，"哼，就让这朵花配屎壳螂吧！"

次日一早，宋江便入太公寝处问安，并请太公转告一丈青好生穿戴一番，回头派人来请太公领她到大寨中去。太公以为儿子好事已决定就办，好不高兴，自然连声称好。宋江便自去到大寨吩咐再大宴一天，鼓乐灯彩要办得更闹热些，让全山弟兄及眷属老小再欢乐欢乐。

为时尚不到中午，聚义厅上，众好汉已照前一日的席次入座。还未动箸，已传来"太公驾到"的喊声，大家不免起立，太公已一脸笑容健步踱入，叫大家惊诧的是身后竟有一女子。随行到过祝家庄的都看出她是扈三娘，没有去过的也有能猜到的，有人却压根儿不明白是谁。唯独王矮虎脸色变得最厉害，两腮发青，双目却似喷火，两枚杏儿核眼珠象要夺眶而出。大家坐定之后，宋江忽然指向王矮虎道："兄弟，我当初在清风山时，曾许下你的亲事，久久悬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就招你为婿吧。"王矮虎傻了虎眼，众人也都感到意外。但见宋江又走到扈三娘面前，向她陪话道："我这兄弟虽武艺不及贤妹，却是极重义气的汉子。贤妹来山有我父当亲女照应，再结此良缘，也好叫我减少些心中的不安。今朝良辰吉日，就请众头领都作大媒，贤妹与王英兄弟从此就是夫妇了。"众头领齐声叫好，黑旋风反而惊诧得出不得声。王英连忙三脚并作两步跨到宋太公座旁双膝跪下，只顾叩

头：接着又要向宋江下跪，却被宋江一把拉住了。此时，一丈青只一味低着头，心里象灌进一盆浆糊，什么滋味也说不清了。宋太公象挨了一闷棒，只顾瞪着双眼望着儿子，好似成了一座石像。有西江月一首结束此补叙的故事。词曰：

借故乌龙杀惜，赢来大寨称雄；英名重义满山东，岂可争风葬送？黑汉乖张敛迹，太公愿望成空；钗裙恰似可怜虫，命运由人拨弄。

谢学康　插图

·故事新编·

武行徒智审鱼罗帕

史　余

〔书外音〕（舞台剧有“旁白”，电影有“画外音”，说书的就不兴有“书外音”吗？）

盐而有“公”“私”之别，固不自五代始，但据说立法以禁私盐达到了严酷的程度，则不能不首推后周。说它“酷”，因为它规定连随带数斤盐者也得从严治罪，而告发或拿获只须一斤以上者便能得到重赏。这样蛮干的结果，会制造多少悲剧自不待言；而“倖致”之门如此敞开，自然，稀奇古怪的闹剧也就不愁无人登台表演了。

这出闹剧出现在短命的后周初年，从唐朝以来便称为洛京的洛阳地方。领衔的角色，就是被那时所颁的盐法逗得心痒痒的家伙。

也许当年的“史家”连给他们留个臭名下来都不愿意吧，这就害得说书人而今还得替他们取名以便叙事。姑且：就叫男主角是曾怀仁，女主角是布洁吧。布洁，这名字，说书的也自知没给她取好。因为：她是个尼姑，可这名字却不合为女尼命名的格式。管它，不合就不合，反正其人不过穿的是尼姑法衣，而为人行事早就叫弥勒佛亦为之收敛满脸的笑容啦。请想：在那样时代的社会里，一个女尼，如果不是行为不检，何致同一个在衙门中奔

走的差役——曾怀仁勾勾搭搭的呢？是的，曾怀仁是个差役，可是，说故事该把他介绍得具体些：他是个把守洛阳城门的头目之一，那时叫做门司。

［故事本末］　话说这一天煞黑，曾怀仁带着一小包什么香玩意和一肚皮打好的主意，又鬼头鬼脑地来到净居寺的后门前。在断断续续轻敲几遍之后，那扇小门便裂开一条缝，曾怀仁也就象隻回洞的老鼠那么娴熟地一梭就梭进去了。门，合得快，却没有声响，是不是那上下门转儿都抹过油了呢。(反正庙子有的是冤大头奉献的油！)迎接他的，自然就是——布洁。

“死鬼”，一面闩门，一面埋怨，声音却低得只有身边的人才听得见，“把我等坏了！”

“你不知道：新府尹今儿上任，到处忙糟糟，得跟着大伙凑凑闹热嘛。”

一前一后梭进一间乱堆些尕儿码达的小屋，油灯盏便点亮了。有了亮，才显见布洁姑姑的头皮今天格外青嫩青嫩的，戒疤也就显得更凹了。

然而这位一副猴儿相的门司鉴赏力却另有独到之处：他伸出猴爪似的指头却指的是姑姑的秀眉说：“嗨，今儿怎么啦！头皮越净，眉毛也就……越……越神啦！”

“死鬼，去你的！”布洁反而误会起来，“你是取笑我，挖苦我……我懂！”

为了赶快扫除误会，曾怀仁连忙从怀里把一个小包儿取出来。自家先嗅嗅，接着直往布洁的鼻子尖上凑，“闻闻看，简直是龙涎香！”

香气固然沁人心肺，可是竟惹得削尽了“烦恼丝”的布洁姑姑烦恼起来啦：

“哼，你这鬼精灵是不是装胡涂！这玩意，不说别人，就是让老师父闻到了都不得了。……我要的东西你不给，不要的，你反而献殷勤！”

“说实话，这是不花钱到手的东西；你要的，却得拿钱买。可是，

这阵子手头，确实不大那个。"你先把这个留下，薰薰穿的用的，躲着闻闻也好嘛。你要的东西也容易办。我打好一个主意了，今儿来就是要跟你商量着办的，听我说……"

在灯盏熄灭后，这一差一尼还悄悄地说个不停。说着说着，布洁的话音忽然高了点：

"你说的轻巧，我可难办。东西尽管寺里有，可两三斤压紧了也有一大包，未必叫我捧着走！"

"所以要借重你的宽袍大袖啊。"

"那还是不成！"

"怎啦？"

"那样一大包，未必要我彰明昭著叫哪个傻蛋接着好栽赃？"

"瞧你说的，你就不兴盯着个有筐筐篮篮的傻蛋？"

五天之后，翻看了几天案卷的新任府尹武行德开张发市地登上大堂问起案来。第三件就是门司曾怀仁亲自拿获的贩卖私盐案。

当人犯被两名大汉挟持着拖上堂来时，武大人惊诧得连忙把老花镜子摘下来，脑壳几乎伸出了案桌往下瞅。

"怎么？一个娃娃？"武行德象自言自语。接着，才又扬声而唤："你走过来些！"

娃娃失神落魄似地没挪步，曾怀仁却恭捧着赃证上前放上了大人的公案:“禀大人，这就是小的亲自从他筐筐里查出来的私盐，足足三斤多。”

武行德在解包裹时更惊讶起来，话，不禁脱口而出:“怎啦？这娃娃，一身补钉，却用罗帕包盐巴?”

曾怀仁象突然挨了一拳捅在心窝上。不过，马上就镇定下来斗胆答了句:“依小的看，他必大有来路。”

武大人没再言语，只顾用手指碾碾盐粒，然后又低垂着脑袋嗅了几嗅。他笑了，笑得很含蓄。

稍稍沉思一下之后，武行德转身对那贴身的长随说:“把这娃娃带到我书房来，莫吓了他。退堂!”

傻乎乎的孩子被推进书房，武行德手里还捏着罗帕盐包。他竭力做出亲善的样子，上前摸摸孩子的头。

“你叫啥名字？今年多大了?”

“俺叫韩二保，十二岁啦。”

“你家住哪里?”

一听人家提起他的家，二保突然兴起一股激情淹没了他原有的怯生生的神色，嗓门也大了起来:

“你们把我抓来关了一夜，俺娘找不到我，可要急煞啦!”

“你是怎个来的呢?”

“咦，你倒问起我来啦?”

“你就说说也行嘛。”武行德更加和颜悦色地说。

“昨天俺娘一早就叫我背了一筐子大葱进城来卖,哪晓得一走到城门口就给挡住了。翻出了一包盐，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是哪儿来的。我家连盐也少见哩。”

武行德捧着盐包问二保:

“就是这个包子吗?”

“谁知是不是?”

“你娘有这样的罗帕没有?”

二保伸手摸了摸，嘴巴噘了噘，说,“俺家里哪有这 样 滑 刷 的东

西。"

"你再闻闻看。"

二保当真伸头上前嗅了嗅，怪天真地有啥说啥："咦，这盐是香的。"

"你娃傻咧！"武行德不禁好笑起来，"盐怎会香，帕子是香的。"

孩子还没摆脱迷惘，武行德忽又认真地问起来：

"你一个人进的城？"

"自然是一个人。家里，也就俺娘一个人了。"

"你一路上也没遇到一个人搭伴吗？"

"没有。"

"路上有人买过你的大葱没有？"

"没有。"说了个上句，可又补了个下句："有人倒是问过俺卖啥。可她又不买。"

"什么人？"武行德飞快地追问，"你还记得是怎样的人？"

"我看得出，她准是净居寺一个年轻的师姑。"

"她只是向你说话，挨近你身边没有？"

"怎个没有？"二保显然在回忆，"她走过来摸摸我背上的大葱，还说，'哟，就只有葱吗？葱也是荤的，买不成。'说着就走开了。"

"后来就再没见到她？"

"进城时，我见到她先进的城。"

武行德沉思起来，捻捻胡须，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好象胸头舒畅了许多。接着，向外呼唤：

"来人啊！"

他那贴身的长随进来了。

"你带这娃到后面去吃饱。"

"俺只要回家看娘。"孩子不再拘束了。

"别急，娃娃，要送你回去的。还要你等着领赏哩。"接着又向长随说，"你快吩咐下去，派人赶快去传净居寺所有的姑子都来，大堂侯讯。

府尹大人再度上堂了。一落座，他就问：

“那个叫什么曾怀仁的门司在吗？”

“回禀大人，小的在。”

“我猜到你会来的。我传来了净居寺的姑子们，我知道会惊动你的。”

接着，所有传来的尼姑都下跪在堂口了。上了年岁的老尼，摸不到丈二金刚脑壳只哆嗦。

“你把韩二保带来了没有？”，武行德问他的长随。

听说二保在，武行德精神抖擞地呼唤了：

“韩二保，过来！”

韩二保又带着迷惑的神情走出来。

“韩二保，”府尹说，“你认认看，昨天翻看你筐筐的姑子是哪一个？”

统共不过是七八个，是哪一个还能难倒韩二保吗？眼光只一扫，就向府尹指出来啦。

武行德顿时神色严峻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那被韩二保指认的人。

“布——布洁。”象有点惊惶。

“瞧，这玩意你认得不？”武行德突然把罗帕盐包举得高高的。

布洁几乎倒了桩子，但立即强自镇定：

“回大人，我不认得。”

“那末”，武行德说，“曾怀仁，你出来说说看，这个包子究竟是哪个的？”

曾怀仁感觉得脊梁上缓缓梭下的冷汗有点儿象几根毛虫在爬，但也故装镇静走出来。

“大人，这就是小的昨儿亲自在这娃娃的筐筐里拿获的。”

“对，是你亲自拿获的，是有人递点子给你你才拦住他拿获的，对不？”

“哪里会有人递什么点子？”

“递的什么点子我现在自然还不知道，这要你们自己说。可是递点子的人这娃娃已经指出来了，就是这个女尼。正如你说过的，这娃子必大有来路。……”

不等同案的人把话说完，曾怀仁已迫不及待地辩解：

"这尼姑我从不认识，大人明鉴！"

"你们中间有一些什么瓜葛，我还不忙追究，我这下子只要闹清楚谁是私盐犯再说下文。"说着，把罗帕包交给长随，"你拿下去让那些尼姑认认看这帕子是谁的。"

老尼姑和几个中年的尼姑看了看、摸了摸都说不认得，可是轮到两个年轻点的，显然有点偏促起来。武行德已经觉察到了，故意大声说：

"嗯，是了，是你们的。"

其中一人沉不住气尖声叫起来：

"我没有，我看见过布洁用它包过别的东西。"

布洁已经跪在旁边缩成一坨了。

府尹大人突然冷笑一阵，笑得布洁和曾怀仁浑身"发毛"。只听他又发话了：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说着，他指指布洁，"私盐其实是你的，你要成全咱们的门司捞点外快是不？听着，本案是从韩二保身上揭穿的，该赏的是他，案由就出在你们这一男一女的身上吧。来啊，把韩二保赶快送回去，把这一男一女先收监再说。二保，难为你了，过两天就给你送赏来。"

［书外音］后来，有人这样称赞过武行德："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师肃然。" **题头书法 马丁 雷蓄华 插图**

谜语的故事

狱中拆字

刘江著长篇小说《太行风云》，书中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地下党一个负责同志不幸被敌人逮捕了，关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有一天，派人给那负责同志送了一双布鞋、一斤点心去，点心纸包上写了一句话："亲手交给，这是一斤多一点儿。"负责同志收到后反复寻思，终于悟到那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拆"字。乃拆鞋底得小钢锯片，半夜锯断脚链扒墙逃脱。——在这里，谜语成了欺骗敌人、帮助革命的武器。

（白集）

艾子的故事（七则）

二艾译写

求人奉承

鲁国有一个迂夫子和一个滑头。迂夫子有钱，很想别人奉承他，但却没人肯干。

有一次，迂夫子对滑头说："我有黄金一百两，如果给你十分之二，你肯奉承我吗？"

滑头说："东西分得不平均，我不能奉承你！"

迂夫子说："那么，我们两人平分，各得一半，怎样？该奉承我了吧？"

滑头说："我俩财产既已相等，那我就不必奉承你了！"

迂夫子急了说："好吧，我把百两黄金一齐给你，你总会奉承我了？"

滑头笑道："东西已经全部归我，我更用不着奉承你；倒该你来奉承我了！"

迂夫子没有办法，跑去问艾子怎么办。艾子说："强求别人奉承自己，迂夫子真是迂；三种情况都不肯奉承人，滑头也真够滑。我以为：与其做迂夫子，倒不如当滑头的好！"

攀　亲

艾子在平陆时，有一天和一位朋友在路上散步。

看见有坐车的富人走过，这

位朋友就嘱咐艾子说:“这是我的至亲。避开些，不要挡着他的路了!”看见有张着罗伞的贵人走过，这位朋友又嘱咐艾子说:“这是我的好友。避开些，不要挡着他的路了!”一路上遇到十几起阔气的过路人，艾子的朋友都是这样说。

稍后，路上走过一群群的乞丐，艾子也不住声地招呼他的朋友说:“这是我的至亲。这是我的好友。避开些，不要挡着他的路了!”

“怎么你的亲戚朋友都穷到这个地步呢?”艾子的朋友皱着眉头，不耐烦地问。

艾子笑笑说:“因为富贵的亲戚朋友，都被你占完了呀!”

艾子求亲

艾子的老朋友虞任，生了一个女儿，已经两岁了。有一天，艾子向虞任提出让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女儿订婚的要求。

“你的儿子今年多大了?”虞任问艾子。

“四岁。”艾子答。

虞任满面不高兴，说:“这门亲事我不能答应。不行，我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老头子!”

艾子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虞任说:“这道理很简单：你的儿子四岁，我的女儿才两岁，可见你儿子的年纪比我女儿大一倍。照这样算来，假使我女儿二十岁出嫁。你儿子那时已四十岁了；假使我女儿二十五岁出嫁，你儿子那时已是五十岁了。这不是等于要我的女儿将来嫁给一个老头子吗?”

蛤蟆的忧虑

艾子坐船到海上去旅行。天晚了，船停泊在一个海岛旁边。睡到半夜，艾子忽然醒来，听到水底下有哭泣的声音，又像是有谁在说话似的。

这件事引动了艾子的好奇心，便侧着耳朵去倾听：原来是一只鼍和一只蛤蟆在对话。

“昨天龙王有令，凡是水族有尾巴的都要处斩。”艾子听到一个声音又悲伤、又惊慌地地说：“我是鼍，有尾巴，怕被杀，所以才在这里哭；你是蛤蟆，没有尾巴，为什么也在哭呢？”

“现在么，我幸而没有尾巴。”另一个声音胆怯怯地啜泣道：“但是，我从前有过尾巴——我怕龙王追究我做蝌蚪时候的事情啊！”

报　复

艾子有个十来岁的孙子，性贪玩，不爱读书；为了这个，常常挨艾子的打。艾子的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孩子，看见艾子打他，十分心疼，每次都痛哭流涕地劝艾子不要打。艾子生气说：“你对自己的儿子太娇生惯养了，舍不得管教他，我替你管教管教还不好吗？”艾子的儿子听了，心里虽不满意，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下大雪，孙子偷偷地从书房里跑出来，到外面去堆雪玩耍。不巧被艾子发觉了，盛怒之下，剥去了孙子的衣裳，强迫他赤条条地跪在雪地上，冻得格格地发抖。艾子的儿子在一旁看见，心如刀割，忽然也脱掉自己的衣服，跑去跪在儿子的旁边，一起挨冻。

艾子吃惊地问：“你的儿子贪玩不读书，有过错，该受这样的惩罚；你没有过错，为什么也脱得光光地来跪着挨冻呢？”

艾子的儿子哭道："咱们这是一报还一报：你要冻我的儿子，我也要冻冻你的儿子！"

健忘的人

齐国有个健忘的人，他的记忆力坏到这样的程度：走着路就会忘记停步，睡下了就会忘记爬起来。他的老婆很着急，对他说："听说艾子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能治疑难杂症，你何不去找他看看，或许能把你的病治好也说不定。"他说："好吧。"于是，他立刻骑着马，带着弓箭，上路去找艾子。

他走不多远，来到一片树林旁边，这时他忽然感到腹内发胀，便到树林里大便，把马拴在身旁的树上，把箭插在自己头顶上的树枝间。不一会，他解完了大便，站起身来，早已把这一切都忘记了。看见头上树枝间的箭，他吓了一跳，说："好危险呀！是谁射了我这一箭？几乎射中我了！"说着，他往旁边一看，瞧见了拴着的马，立刻转忧为喜地说："今天我的运气倒不坏：虽然受了一场虚惊，却拣到了一匹马骑！"他解下缰绳，打算骑上马去，不想一脚踩着了刚才他自己拉下的粪便，他连忙一边把脚在地上擦着，一边生气地骂道："这种随地便溺的人真和畜牲相似！把我好好的鞋子也弄脏了，真可惜！"

说完，他鞭着马折回原路，不久就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他在自己的家门外徘徊了许久，嘴里咕哝道："奇怪，这儿我仿佛来过。……是谁在这儿住啊？莫非是艾子的家吗？……他的老婆听见他的声音，走出来，知道他又忘记了，不禁骂他道："你这不记事的呆木脑壳！站在门外干什么？……"

他瞪着眼睛望着自己的老婆，好半天，才回答道："我和你这位大嫂素不相识，你为何出口伤人呢？"

谈年纪

艾子在邯郸路上，听见两位老大娘谈论年纪。

一个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七十岁了。"另一个老大娘说。

"啊，"问话的老大娘宽慰地说，"我今年六十九，那么，我明年就和你的年纪一般大了。"

马 丁 插图

雷启汉

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真是妇孺皆知，人人称赞。可是历史上并没有这回事，它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虚构的。虽是虚构，却也有所依据。这就是唐代张巡的草人借箭。

话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攻占唐朝都城长安。玄宗率领一部分官僚逃往四川。安禄山的部队到处攻城略地。当他们进攻睢阳城时，唐将张巡和太守许远闭城拒守。贼兵虽然把睢阳城团团围住，却无法攻破。

一天夜晚，睢阳城上忽然鼓角齐鸣，喊声震天。贼兵贼将从梦中惊醒，出营一看，只见无数官兵，手持武器，从城上吊将下来。贼兵贼将吓得魂不附体，慌忙调集弓弩手向官兵乱箭射去。射到天亮，官兵个个身上密密麻麻都是箭，有如刺猬。仔细一打量，原来都是穿着军服，缚着武器的草人。贼兵贼将大呼上当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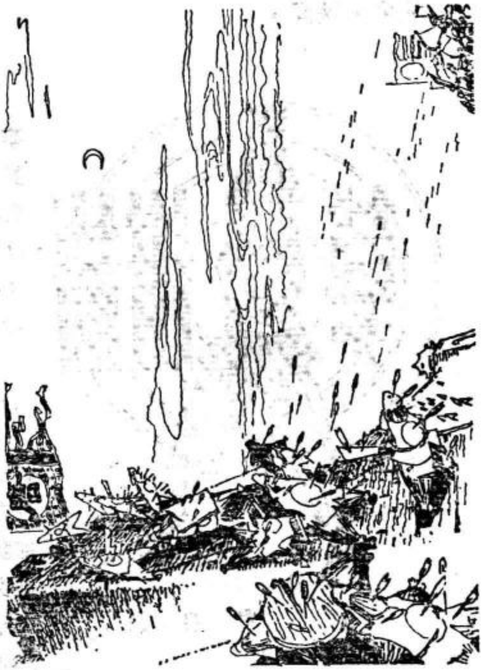
过了一些时候，一天夜里，城上又鼓角齐鸣，喊声振天。贼兵贼将哈哈大笑，说:“草人又下来了，老爷们再也不上当了。”一个个嘻嘻哈哈，坐的坐，卧的卧，丝毫不作战争准备。

谁知这批“草人”一降落到地上，都变成了生龙活虎的勇士，一个个旋风似地向贼兵杀来。贼兵措手不及，慌忙四散逃命。逃不及的，一个个都作了刀下之鬼。

罗贯中受到了张巡草人借箭的启发，在写《三国演义》时，把草人改成草船，把陆地改为水上，把张巡改为诸葛亮，敷陈出“草船借箭”一段奇文。正是：

人道诸葛真聪明，
聪明要数唐张巡，
草人翻作草船计，
移花接木演奇文。

谢学康　插图



哲学家趣闻

老　冯

灯笼与鸟笼

十八世纪哲学家康德，认为事物的本体(即所谓“自在之物”)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它是人类感觉的源泉，但又是人类所不能认识的。

一天，康德应邀到一个友人家作客。来宾很多，都是当时德国学术界名流，谈至深夜方散。临行康德在友人家提了个灯笼，以作途中照明之用。

翌日，康德命仆人将灯笼归还友人。友人一看，原来昨夜康德提去的是只鸟笼。

这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它巧妙地嘲讽了康德的哲学思想。

林则徐求雨

雷启汉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人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名列第一位，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可是他求雨的事知道的人就很少。今天我们就摆一摆他求雨的故事。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在他任期中间，一年遇到大旱，米价腾贵，哀鸿遍野，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林则徐倡议捐廉贩米，平抑米价，赈救人民，劝所有的官员量力乐输。谁知这些官僚平日敲骨吸髓，剥削人民，视人民为草芥，哪还管人民饥饿不饥饿。一个个找这样那样的借口拒不捐输，以致他的这一倡议竟然落空。

一天，总督衙门门前挂出牌示，定于某日虔诚求雨。向例，每遇天旱地方长官告示举行求雨时，文官自总督、巡抚以下，武官自提督、总兵以下，都要先三天斋戒沐浴，不茹荤腥。到期，林则徐首先登上祭坛，拈香祈祷，望天赐甘霖。其余文武各官依次登坛拈香。祷毕，依次下

坛。坛下广场上已先铺好芦席，让大家依次列坐。林则徐说："平时我们养尊处优，不知民间疾苦，今天愿与大家共尝此味。。"

当时骄阳似火，又无遮蔽，晒得大家鼻塌嘴歪，汗流如雨，口干舌燥，疲瘩不堪。约坐了三柱香之久，林则徐叫："备茶。"仆人将茶送到广场，林则徐先喝，然后依次给大家喝。各个官员正渴得难受，茶一到手，都一饮而尽。不料茶一下肚，就感到翻肠倒胃，一个个忍耐不住，大吐起来。

林则徐吩咐听差不要掩盖吐出来的东西，说："这，就可以检验我们的心肠。"他起身亲自查看，命听差的一一登记每一个官员吐出的食物。结果，只有林则徐吐出来的是野菜和霉得发红的米所做的饭，其余各个官员吐出的都是腥荤肉肴。林则徐勃然变色，责斥众官道：

"当今大旱，百姓吃草根树皮，你们称为民之父母的官吏却吃鱼肉山珍，这配称为父母官吗？前番请你们量力乐输，买米救济百姓，你们一个个叫穷叫苦，那末你们大吃大喝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知道，求雨时三天不吃荤腥，这本是明戒，而你们却明知故犯，为民请命就是这样吗？天心的不仁，实乃诸君视人命如儿戏所召来的。"

一席话，说得众官一个个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又怕林则徐奏明皇上，下旨罢官问罪，纷纷表示愿意尽力捐输，买米平粜。因此，湖广开始虽然发生饥荒，终于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人民称赞说：

"林大人这一场求雨，救了湖广两省老百姓的性命。"

"林大人求雨，比张天师还灵。"

"要不是林大人的求雨妙计，使那些狗官们当场出丑，他们谁也不会吐出那些造孽钱。"

"有仁心者必有仁术。寓仁心于仁术，其是之谓乎！"老学究喟然叹曰。

正是：大旱人民生路穷，
乐捐助赈无一人。
林公求雨施妙计，
狗官吐出造孽银。

雷著华　插图

罗隐题诗讽钱王

周定国

罗隐来到钱塘，走马上任，当了个七品芝麻官。从小就怀有匡世济时的政治抱负的他，自然也想在这钱塘一县父母官的任上，做出一番事业。他深深懂得"得民心者王天下"的道理，所以很注意体察民情。在封建社会，官僚出巡，老百姓要回避。百姓们连见都不敢见，哪里谈得上推心置腹，下情上达？听不到老百姓的心里话，又怎么能知民心、察民情呢？于是，罗隐经常是化妆之后，四出私察暗访。

这天，正是秋高气爽，罗隐独自一人，步行来到西湖。不过，他并不想欣赏西湖美景，只是要去看看这西湖上的打鱼人家。所以，他避开熙熙攘攘的游人，转到清冷僻静的地方，专寻柳阴系缆的打鱼船。

他东寻西找，在一个游人不到的角落，发现一处枯桩上拴了两只小鱼船，旁边的树上还晒着一张破鱼网。他走过去，正见一家渔民围坐在草地上吃东西。他一边招呼，一边在渔翁身边也坐了下来。这时，他看见，他们吃的是清汤稀饭，而且那稀饭实在清淡如水，只有几颗米粒和几片菜叶。

罗隐忍不住问道："你们就靠这样的东西填肚皮吗？"

渔翁冷冷地回答："是呀，只要天天都有这东西填肚皮，就算是对得起这'地上有苏杭'了。"

罗隐一听，心里好象被针刺了一下，隐隐作痛。他又问："是打不上鱼，还是鱼卖不起钱？"

渔翁看了罗隐一眼，见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身穿旧蓝布长衫的穷书生。心想，这人大概也是从来没有吃过鱼吧，连鱼价也不知道。这渔翁真是把人看扁了，堂堂县大老爷，还会没吃过鱼？不过，他倒是的确不知道鱼价的人。渔翁说："鱼也好打，钱也好买，就是那姓钱的不好惹。"

“此话怎讲?”

“很清楚，只是不敢说。”

“但说无妨。老人家，你看我这个老学生,也不会是那样的人吧?”

渔翁叹了口气，说:“这西湖上的打鱼人，苦呵！每户渔家，每天都要向钱王府交纳鲜鱼十斤，叫做什么‘使宅鱼’。而这十斤鱼都是白送的，一个小钱也不给。你说，叫我们这些打鱼人怎么过活?”

罗隐听了，心里就象翻江倒海，也不知说什么好。他心里很乱，很酸，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慢慢地走了。

回到县衙，走进书房，正要展纸写诗，一位朋友来了。这朋友是个画家，画了一幅磻溪垂钓图，送来请罗隐题诗。罗隐也不推辞，想了想，就挥笔在画上题了一首绝句:

吕望当年展庙谟，
直钩钓国更谁如。
若教生在西湖上，
也是须供使宅鱼。

说来也巧，第二天这位朋友把画献给了吴越王钱镠。钱镠一见罗隐的题诗,无名火气一下就充满了胸膛。这个罗隐,真是狂傲不驯呵!他想起前不久这个在考场十次落第的穷儒来投他的情景，也确实与众不同。本来，一般书生投人门下，总是要先行吹捧之礼的，而他罗隐进见的却是这样两句诗:“一个弥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他罗隐把自己比成东汉末年的名士、后来被黄祖杀了的弥衡，而又劝我不要学黄祖的样，应该尊贤重才。当然，我钱镠决不是黄祖,在东南一带,谁不知我也是重才爱士的贤明之主。我非但没有杀他罗隐，还对他大加赞赏，留他掌任书记、著作郎，又兼了这钱塘令。而他，不但不知恩图报，还要这样来对我讽刺斥责，真是不识抬举。再说，我收那么一点使宅鱼，也值得他这样嘲讽讥刺吗?想到这里，他便厉声喝令侍从:“去把罗隐给我叫来!”

侍从来对罗隐说:“罗大官人，钱王生您的气了。”

罗隐忙问:“为什么?”

“为您那首题磻溪垂钓图的诗。”侍从说完，又补上一句:“钱王要

您马上就到他那里去！"

罗隐心里不觉一紧，但又立即镇静下来。他已经料到了这场风波的到来，并且作了准备。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样快。于是，他若无其事地跟了侍从来到钱王身边。

钱镠正在气头上，见罗隐走来，并不赐坐，劈头便问："这首诗可是你写的？"

"是的，是卑职所作。"罗隐泰然以对。

"你可知罪？"钱镠气势逼人。

"下官不知。"罗隐毫不含糊。

"你，你太狂傲了！"钱镠一巴掌打在桌子上，茶碗也跳了起来。

"钱王，您，您也是怒气太大了。"罗隐柔中有刚，锋芒暗藏。

钱王这才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直气傲骨的罗隐，不是奴颜媚骨的小人。于是，语气稍有缓和："你说，你写的这首诗，用心何在？"

罗隐微微一笑，回答说："钱王，您既是要请教，也应该以礼待人，先让我坐下，然后再赐我一碗香茶，等我湿润了嘴唇，才好给您细细指点。"罗隐知道钱镠也不同于一般的昏王，在当时确也算一个难得的贤主，所以才这样无所忌惮。

钱镠听他还是如此幽默，气也消了大半，于是让他坐了，赐了他一碗龙井茶之后，也微微一笑说："请讲！"

罗隐微微欠身，把双手一拱说："请问钱王，您可读过《礼记》？"

钱王一听，禁不住大笑："哈哈，你也真是门缝里看人了。我虽一介武夫，但《礼记》还是读过的。"

罗隐又问："可记得《苛政猛于虎》一章？"

"当然记得。"

罗隐再问："钱王，您可知道冯谖为孟尝君市义的故事？"

"当然知道。"

罗隐又问："钱王，您可记得本朝太宗那'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训示吗？"这一次，不等钱镠回答，罗隐接着说："得民心，可以王天下；失民心，就要失天下。民心不可违啊！您要是也到西湖边上去亲眼看一看渔民的生活情况，您就明白我的苦心了！我……"

不等罗隐说完，钱镠豁地站起身来，迅速离开坐位，在屋里快步来回走动。这时，屋里很静，很静，只听见钱镠急促的脚步声。突然，他转身向着罗隐，郑重地说："书记官，你就马上草拟一张告示，晓喻西湖渔民，就说我钱王府从此不受使宅鱼。"

罗隐点了点头，会心一笑，取过笔，展开纸，俯案疾书。……

雷著华　插图

哲学家趣闻

老　冯

最后一课

黑格尔是德国唯心论哲学家，也是辨证法大师。临终时，他的学生们闻讯赶来，围在他的床边，和恩师作最后的告别。这时，黑格尔望着他的得意门生们，缓缓说道：

"你们中间真正能了解我的，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也是误解了我的。"

这是黑格尔对他的学生们上的最后一堂辨证法课。

·民间传说·

孔子耍滑打如来

聂云岚

孔丘和释迦牟尼偶然碰在一起了。一个是儒家圣人，一个是佛教宗祖，向来都是妄自尊大惯了的，谁也瞧不起谁，谁也不愿服谁。他们各自心里嘀咕，都想寻个岔儿挫损一下对方，借以抬高自己。

两人虚应一番之后，释迦牟尼突然灵机一动，提出要和孔丘互考认字来比个高低。孔丘心想：要和我比考字，这不是在我门前来卖《孝经》！便欣然同意了。

两人当即议定：各互考一次，每次只考认二字；谁输了，谁就得让对方在自己的眉心打个“菠萝”(屈中指压在拇指下用力弹击)。

孔丘毕竟曾周游列国，老于世故，为人处世要圆滑一些，便提出得由他出字先考。释迦牟尼自恃法力无边，无往不利，也就满不在乎地同意了。

孔丘不慌不忙，取过纸笔，拉开架式，写了个“南”字。释迦牟尼性急，不等他落笔写出第二字时，便抢着认读：“南(nán)。”还情不自禁地哼了声说：“这么简单的字也写来考人！”孔丘不做声，又慢条斯理地写出了第二个字：“无”。释迦牟尼还是漫不经心地接口认读：“无(wú)。”这两个字，释迦牟尼都是按原义的读音认读的，应该说也是认对、读对了的。可是孔丘却直摇头，带着讥讽的眼光望着释迦牟尼说：“别人这样认，这样读对，可你也这样认、这样读就全错啦！这两字连在一起，应该读‘南(拿ná)无(谟mó)’，正是你们佛语‘敬礼’之意。你在我们东方成千上万的佛教弟子都是这么读的，你作为一教之

祖，怎么反而对佛语‘敬礼’二字都不会读了呢?”释迦牟尼这才明白过来，知道上了孔丘的当了，暗自埋怨自己，不该性急抢认，开口不得，只得低头不语，默默认输。按约定就应孔丘在自己的额间打一“菠萝”。

孔丘毫不客气，忙用拇指紧紧扣压着中指，运足全身力气，狠狠地向释迦牟尼的眉心弹去。只听“嘣”地一声，释迦牟尼的眉心顿时肿起了个指大的红包，痛得他差点掉下泪来。

这下轮到释迦牟尼写字来考孔丘了。

释迦牟尼提起笔，胸有成竹地在纸上写出“矮”、“射”二字。孔丘拈拈须，略带不屑的神情念道：“‘矮’、‘射’。”释迦牟尼笑了笑，说：“孔丘，你原来也是个别字夫子啊!”孔丘愣了愣，说：“难道我还会认错!”释迦牟尼说：“错定了。我也是把两个字连在一起写的啊。别人这么认、这么读，我不怪；你这个儒家师表竟然也这么认、这么读，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孔丘愕然了，问道：“这难道还有别的认法和读法!?”释迦牟尼说：“‘矮’字该读射；‘射’字该读矮，你恰恰读反了。”孔丘怒恼了说：“乱弹琴!你有什么理由说我读反了，又有什么依据证明你那么读才对的呢?”释迦牟尼却反问孔丘：“请问你们的文字是什么文字?”孔丘答：“象形文字。”释迦牟尼又问：“如何识读?”孔丘：“形声、会意。”释迦牟尼拍手笑道：“对啦。既然如此，那么‘矮’字是‘矢’、‘委’组成，‘矢’是箭，‘委’是放，把箭放出去，按会意当然是射了，而‘射’字又恰是‘身’、‘寸’组成，身子只有一寸长，按会意当然是矮了。因此，‘矮’应读为射；‘射’应读为矮，这才合情合理，有依有据。你却偏偏反起读，请问：这究竟是苍颉造字失误，还是你读之错呢?”孔丘被问得张口结舌，胀红着脸，只好认输。

这下该释迦牟尼打他的“菠萝”了。

释迦牟尼为报孔丘刚才狠命一弹之恨，抬起右手，拇指紧扣中指，憋足气，咬牙闭眼，运起全身之力，准备向孔丘眉心弹去。不料孔丘却趁他闭目运气之时赶忙转身溜走了。释迦牟尼却因用力过猛，突然一阵抽筋，发起“鸡爪疯”来，竟致使他扣压着的中指动弹不得了。

所以打从那时起，直至今天，释迦牟尼老还半闭着眼，抬起右手，拇指压扣着中指作欲弹状。他的眉心仍留着当初被孔丘弹打的红包。

·民间传说·

听话的长工

文　　琛

这是清朝时候，地主赵太爷家里发生的事。

赵老爷的岁数并不大，那时他不过才四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怎么就叫"太爷"呢?

一来他家里有钱，有钱是受人尊敬的，所谓"有钱王八大三辈"嘛。

二来他虽然考了几十年还是个老童生，但他的老婆在五年前却给他生了个胖小子。这个男孩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将来好好盘他读书，倘若能入学中举，为官管民，他岂不就可以稳稳地当上老太爷么?

三来他福星高照，财源茂盛。祖先给他留下的百来亩田地，经过他几十年的经营，已经发展成了两百多亩，翻了一番。现在家大业大，事事如意了，地方上的士绅对他另眼相看，称之为"翁"，因此，他这个"太爷"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赵太爷明白，在地方上要吃得开，叫得响，就免不了交结官府，联络士绅。好在他有钱，花些应酬费用，不会伤筋动骨。他是舍得那点点钱的。他还看到，别的大户人家，都呼奴使婢，如果自己再那么寒酸，事事"躬亲"，那就配不上自己的身份。因此，赵老爷决定雇几个仆人来使唤。

那年月，吃不起饭的人多，只要你有钱，可以说要雇多少就有多少。所以，经过一番选择和讨价还价，没过几天，赵太爷家里便来了三个仆人：钱老大、孙老二和李老三。于是，无巧不成书，百家姓上的第一句"赵钱孙李"都会齐了。

钱老大、孙老二和李老三，都是从农村来的，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从前都是赵太爷的佃户，赵太爷对他们的根底都很清楚，优点是直率、老实、听话，缺点是不那么灵动。但是，赵太爷在脑里盘算过了，

他宁肯要这几个显得笨拙的农民，而不愿去雇用那些油腔滑调、鬼点子很多的老油子帮工。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赵太爷对于这几个仆人的劳动和品质是满意的。但是，也发现他们在性格上有毛病：钱老大话多，孙老二买东西不会讲价钱，李老三不懂礼节。

针对他们的缺点，赵太爷把他们喊去训示。他指着钱老大说："你呀，为什么那样多嘴，叽叽呱呱没个完？你今后要学点规矩，我不问你的话，你就别开腔！"他对孙老二说："你不要死脑筋！买东西的时候，应该好好盘算一下，讲讲价钱，花一个钱，最好能买到两个钱的东西。"他又对李老三说："你完全是乡下人的脾气，一点礼节都不懂！那天我把没喝完的汤赏你吃，你端了碗就咕咚咕咚吞下去了，这成什么体统！以后凡是主人有赏赐，应该赶快磕头道谢！"指出了各人的毛病以后，赵太爷又对他们三个人说："从今天起，你们都要认真改过来。要是不改过来，我就要辞退你们，而且一个工钱也不付给。话说在前头，免得将来打麻烦！……"

赵太爷的脾气，他们三个当他的佃户时就领教过了，因此，他们下去，就特别注意，生怕有半点违犯。

一天，赵太爷打发钱老大和孙老二到乡下去挑谷子，叫李老三跟随自己，到王乡绅府上去拜望。王乡绅约赵太爷下棋，赵太爷当然乐意奉陪了。由于他们两人旗鼓相当，势均力敌，那盘棋足足下了一个时辰。在还没有分出输赢的时候，钱老大不声不响地来到旁边，他静静地等候着，直到棋战结束，赵太爷看见了他，才问道："你不是下乡挑谷子去了吗？"

"是的"，钱老大恭恭敬敬地回答说，"谷子已经挑回来了。"

"那么，"赵太爷问，"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呢？"

"夫人叫我来向你禀事的。"钱老大说。

赵太爷问："有什么事？"

钱老大说："少爷掉到井里去了。"

赵太爷又急又气："少爷掉到井里去了，这样危急的事，你怎么不早说？"

钱老大答道:“你不是责备我多嘴,告戒我要等主人问了才回答吗?我不敢随便开口呀!”

赵太爷心里着急，便赶快跑回家去，可是，他的宝贝儿子已经淹死了。他和老婆伤心地对哭了许久，拿出一两银子，吩咐孙老二出去买棺材。孙老二量了孩子的尺寸，就到棺材铺去了。

过了很久，孙老二和棺材铺的伙计,一人扛了一口小棺材回来.赵太爷感到莫名其妙,问道:“你怎么搞的？我叫你买一口棺材,你买两口回来干啥?”

孙老二说:“遵照你的嘱咐，我和老板讲了很久的价，他才答应一两银子卖给两口棺材，这很合算嘛!”

赵太爷说:“笨蛋！我拿两口棺材来干什么呀?”

孙老二抓了抓头皮，说道:“别担心！东家娘子还年轻，要是再给你生个孩，这还是用得着的啊。”

“去，去!”赵太爷暴跳如雷，吓得孙老二赶快跑出去了。

遭到这件不幸，赵太爷也没心思去和仆人计较，连忙吩咐给孩子装殓，少不得要给他多穿几件好衣服，还请来道士念经超度。最后,择个吉日安葬孩子。

（下转88页）

艺术家爱国的故事（二则）

心脏回国

一八二九年六月，十九岁的费列德利克·肖邦虽然刚从华沙音乐学院毕业，但是已经成了波兰公认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的老师和朋友希望他在艺术上取得更大发展，将来成为世界知名的音乐巨人，为祖国争光，便劝他到外国去进一步深造。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肖邦决定出国。临行前夕，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次送别晚会，会上送了他一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希望他学成之后不要忘记祖国。肖邦严肃地接过银杯，默默无语地注视了很久，最后，出人意料地说："我深信，我将永远离开华沙，再也不回来了。我正在向祖国作永久的告别。不过，我的心，永远不会离开祖国！"

就这样，肖邦走了，带着祖国的泥土，带着师友们的祝愿，带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肖邦经维也纳到了巴黎，他对祖国的思念更是与日俱增。当时的波兰被沙俄占领了，爱国者成了罪犯，要遭到逮捕、流放和驱逐。肖邦几次回国的计划都无法实现。于是，他就把自己对祖国的怀念，痛苦和忧虑全都贯注在自己的音乐里。爱国的思想成了他音乐作品的主题。每当肖邦在琴键上弹奏出他在波兰受难后的那支《送葬进行曲》，他就心肝欲碎，再也无法忍受那亡国的悲痛。他一弹完这支曲子，总要迅速离开钢琴。

爱国者的心是相通的。肖邦和流亡在巴黎的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友谊特别深厚。密茨凯维支是肖邦最好的知音。两人相见的时候，常常一言不发。当密茨凯维支走进肖邦的房间，肖邦就弹起钢琴，他们在琴声中交换情感，慢慢地，密茨凯维支泣不成声，肖邦就起来为他送行。肖邦为密茨凯维支穿上大衣，密茨凯维支温柔地抱着肖邦的

头，在肖邦的额上吻了一下，才说出第一句："谢谢你，你把我带到……"可是，话没说完，呜咽又塞住了他的喉咙。就这样，两个爱国者又各自分手。

就是在这种思念祖国的巨大悲恸中，在贫困、劳累和孤独中，肖邦的肺病也越来越严重，已经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一八四九年的秋天，肖邦在病床上弥留之际，姐姐柳德维卡从华沙赶来。这时的肖邦，面色惨白，两眼深陷，不时一阵阵地猛咳，一口口地咯血。姐姐把酸痛的眼泪吞进肚里，强作欢笑地安慰他："好弟弟，别着急，你会好起来的！等你好一点，我们就回波兰去。"

可肖邦心里明白，自己即将辞别人世，但对于波兰，对于他的祖国，他依然怀着赤子之心，对她充满了热切的爱恋。临终之前，他对姐姐说："政府是不会允许把我的遗体运回华沙的，但是，我要求你，至少要把我的心脏带回去。"

这年的十月十九日，三十九岁的肖邦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所有在巴黎的优秀艺术家们都参加了他的葬礼。送葬的人们在肖邦的墓穴里撒上了他从祖国带来的银杯中的泥土。

肖邦的心脏，按照他的遗愿，由她的姐姐送回华沙，保存在圣十字教堂里。

露根兰草

南宋末年有个画家，名叫郑思肖。他年轻时是太学生，后来应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得了官。他关心国家大事，面临元蒙贵族的入侵，他竭力主张反抗，并多次献策抵抗元兵南侵。可惜，他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后来，南宋被元人灭了，郑思肖便弃官隐居苏州，靠自己耕种几亩薄田来维持生计。

作为一个亡国的臣民，他胸中积满优愤，悲痛欲绝。为了表示思国思民的痛切感情，他坐的时候，脸一定要向着南面；睡的时候，头一定要朝着南方；夏天的伏日，冬天的腊日，他都一定要南向跪拜，所

以他又自号所南。他写了《心史》一书，书中有这样一首诗：

纵使圣明过尧舜，
毕竟不是真父母。
千语万语只一语，
还我大宋旧疆土。

诗虽然算不得高明，但真切地反映了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艺术家热爱祖国的崇高思想。

在中国艺术史上，他是以画家闻名的。他特别擅长画兰草。他画的墨兰，全都是花叶萧疏而离地露根。起初，人们不理解他的意思，都感到惊奇，不知道这位画家为什么画出这样荒唐的兰草。于是，有人问他："你画的兰草，花叶不错，就是这根全都露着，真叫人弄不明白。难道兰草不是长在土里的吗？"郑所南悲愤地回答说："地，已经被元人夺去了，哪里还有土来种兰草啊？"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这是以画寄志。他所以要画露根的兰草，是表明自己并不甘当亡国奴，因此，他笔下画的兰草，也不愿扎根在宋朝灭亡之后的土地上。

* * *　　　* * *　　　* * *

（上接85页）　孩子是赵太爷的心上肉，到期他亲自送到祖坟山上埋葬。当那个小坟还没垒起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来了。他们草草完事，转身回家。山路泥泞，滑溜难走，幸而有李老三扶着，赵太爷才不致走一步跌一跤。后来，他们来到小河边，看到河水陡涨，再不抓紧时间过去，就不知会阻留多久。李老三是个忠实仆人，看到赵太爷有为难之色，主动愿意背他过河。

河水只有两三尺深，但流得很急。李老三在湍激的流水中，一步一步地探路前进。来到河中间，他安慰赵太爷道："你别担心，已经走了一半了。"赵太爷有些激动，说道："你比他们两个懂事，对我忠心。回去我一定重重地奖赏你。……"话还没说完，李老三突然把赵太爷丢在水里，自己也跪下来说道："多谢东家！"

三个仆人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训示，但赵太爷仍然不满意他们。

陈晓红　插图

安史明的传说（两则）

罗良德

巧打新县官

从前，川东某县城有一个新到任的县官，为人很自负。听不得别人当着他的面夸奖其它人，更容不得他的治下有比他更有才能的人。

他到任不久，就听到老百姓都在谈安史明是个机智的人物。他听了之后，心头很不安逸。但从他听到的关于安史明的龙门阵看来，他又不得不佩服安史明的机智。可是，当他听到夸奖安史明的故事越来越多时，他的老毛病就又犯了，决定当众和安史明打赌，制服安史明。

于是，他叫人传出话去，叫安史明当场来和他打一场赌——他要安史明能够在三天之内当众打他的屁股，同时又要找出使他和众人都信服的理由来使他发不起火，又开不得腔。

他量定了安史明不敢和他打这个赌。因为，凭他的地位、身份，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假如安史明打了他，又说不出道理的话，他就可以以亵渎上司的借口处治他。

安史明晓得今天这个赌是个大难题，虽然明知他来意不善，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但一时间确实找不出比较贴切的理由能够去打县官的屁股。眼看着两天过去了……安史明急得茶饭不思，眼睛都熬红了，连他的老婆给他煮来一碗油捞糟荷苞蛋都顾不上吃，就靠在桌边睡着了。一不小心，弄翻了碗，碗里的油汤全部都泼到了安史明身上，将他新穿的一件团花描金马褂弄脏了。刚好，被他的老婆来看见了，她忙一边用手拍，一边唠唠叨叨地念："我说你是吃饱了没得事干，去打啥子赌嘛！这下好了，新马褂弄了这么多油迹，拍都拍不脱！"

安史明一下惊醒过来，看到老婆用手在拍他的衣服下部，正要发作，猛然听到老婆最后罗嗦的这句话，一下就把他点醒了。一看天色，刚好天亮，他也顾不得别的，衣服也不换就跑到了县衙门，一看县官和许多人都已经在门口等他了。

安史明连续两天没去，县官晓得他遭考住了，心头说不出的高兴。口沫四溅地对众人说："呃，今天一过，安史明不想个方打我，我就要在他的屁股上试试我的板子了啊！"

殊不知，县官的话音还没落，屁股上就被拱进人丛的安史明重重的拍了三下。他刚要发作，安史明就牵起他的衣服下摆对周围的人说："我说大老爷的绸子官服拍起不挂手，你们偏要说是布衣服挂手，现在来看，是绸的还是布的？"

县大老爷一愣，晓得又遭了安史明的冤枉了。

智斗"鸡脚神"

川东某县城内，有一个屡试不第的烂文人，专门靠包揽词讼打无头官司过日子。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场官司打下来，往往是赢家荡产倾家，输家家破人亡。老百姓一提起他就摆脑壳，又恨他，又不敢得罪他。他本名叫胥学文，老百姓却背地里叫他"鸡脚神"，巴不得有个能人来把他治一治。

不久，他的劣迹传到了在这个县城的安史明耳里。这天，安史明探得新上任的知府大人路过这里，就径直朝胥学文摆摊兜揽诉讼生意的茶馆走去。正碰到胥学文在那张专为别人写讼词的桌子后面口水四溅的吹牛："不是我姓胥的冲壳子，打官司恁么久，还没在哪个名下扇个粑蛋！"说着冷笑一声，一双骨碌碌的鹰眼在周围的人脸上逡巡了一遍："哼，说是有人要去找安史明来医整我；我一不去偷，二不去抢，我肯信他敢来和我打官司了？"

安史明听到他这么说，并不动声色，只是在他身边站了一阵，一直等他吹完牛，立起身来走出茶馆店堂，到了县衙门附近。安史明才气喘吁吁地跑上去，抓住胥学文手中的那个小包包说道：

"呃，你把我的包包拿到哪里去？"边说边就用力一拖，胥学文没注意，又死拉到那个包包没松手，险些遭安史明拉跌了。

胥学文哪里吃过这种亏，气得脸色发白，嘴唇发乌，连声说："反了，反了！青天白日之下抢到老子头上来了！"说着他又指到安史明吼道："你也不称二两棉花纺一纺，胥大爷是吃哪碗饭的？老子今天要……你……哎……呃……来……"人字还没喊得出口，就被安史明卡做颈脖搡了几下："做啥子？还包包来！你吃混食吃到安老爷头上来了！"

"你是安史明？！"

"老爷行不改姓、坐不更名！"

胥学文一听是安史明，先是吃了一惊。但继而一想，今天安史明抢了他的包包已经输了理，打官司自己又是行家里手。现在正好借这个缘由打官司压倒安史明长自己的声威。想到这里，他冷冷一笑，从牙齿缝缝里挤出几个字来："好，安史明，今天胥大爷要拉你去见县大老爷，告你个抢劫良民之罪！"

安史明一听此话哈哈大笑："姓胥的，你掌红吃黑，贪了多少财，害了多少人！今天居然搞到安老爷名下来了——走，不告倒你老爷不姓安！"

说完二人都拉住皮包，推推搡搡，拉拉扯扯一直到县衙门喊起冤来。

县大老爷一听告状的是安史明和胥学文，赶快传令升堂。一问，才

晓得并不是什么奇特大案，而是争抢包包这一类普通民事纠纷。不觉哑然失笑，心想："素闻安史明的智，也晓得胥学文的刁，今天看来也不过如此，等我显点才智给他们看一看！"想到此，县官把惊堂木在官案上一拍："啪！——小小包包，这有何难？来人啦——把包包拿来老爷过目！"

衙役听见这话，走上前来，从安、胥二人手中呼的一下，就把包包拖了过去，双手呈给了县大老爷。县大老爷拿过包包，里里外外仔细翻看了几遍，就问胥学文道："你说这个包包是你的——那你说，包包里头装得有些啥子东西？"

胥学文一听，明白了县官的意思，赶快跪下去："县大老爷明鉴：小民包内有纹银五十两，唐诗一部。不信请大老爷当堂过目！"

安史明听到这里，不等县官问话，就抢上前去说道："启禀大老爷，刁民胥学文抢小民的包包，又翻看了包内什物，当然能对包内什物说出一二，但他忙中有错，说漏了一件东西，小民请大老爷明断！"

县官听安史明这么一讲，微微点头，将目光转向了胥学文："嗯，你说——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启禀大老爷，刁民安史明一派胡言，小民包内除方才小民讲的那几样外，别无它物！"

"你可记得仔细！"

"千真万确，若有半点谎言，小人认打认罚！"

县官听胥学文这么一说，也不再问，就将头转向了安史明，安史明一看火候到了，赶快跪了下去："启禀大老爷，小民包内还有一把檀香扇，那是唐伯虎的真迹，上面还有家严的图章——请大老爷为小民做主！"

原来，安史明趁在茶馆听胥学文吹牛那阵功夫，把自己的檀香扇放进了胥的包包内。现在一本正经地看到县官从包包底部取出那把扇子来。胥学文却被这意外之物惊得说不出话来。

只见得县官把惊堂木一拍："大胆胥学文，竟敢来蒙混本官，欺压良民，现在你还有何话说？"

"哎呀，大老爷，你上了安史明的当了！"

"放屁！本官断案如神，岂有受人蒙蔽之理！来人啦，将包包还给

安史明，重责刁民胥学文二十大板。”

胥学文无故挨一顿重责，又气又痛。痛的是今天刚刚敲榨过手的五十两银子被安史明拿走了，气的是今天当众被羞辱了一场。提起裤子就准备去找安史明算账。

哪晓得，刚一走出衙门，还没等他开腔就见安史明满脸是笑，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唉呀，误会！误会，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原想找胥大爷领教一下打官司的诀窍，不想到县大老爷认了真，让胥大爷吃这大的亏，安某实在过意不去。包包请胥大爷先收下，改日安某还要登门请罪！”说着双手捧出包包："请胥大爷清点一下，银子分毫不差！”

胥学文这时虽说恨得牙痒痒的，但到底银子爱人，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将银子拿过手再说！”想着，也不答话，一把抢过包包，调头就走。

可是，等他前脚刚刚一走，安史明转身朝着县衙门就是一趟："启禀大老爷，刁民胥学文不服判决，出门就抢了小民的包包不说，还口出脏言，谩骂大老爷，请大老爷替小民做主！”

县官听到此言，派人追上前去一看，果然见包包拿在胥学文手中，大怒，派了两个衙役把胥学文抓了回来，不由分说又是一顿板子，包包也落到了安史明的手中。

从此，胥学文再也不敢乱打无头官司了。

雷著华　插图

·新闻旧话·

茶房记者与独家新闻

辛　文　纪

抗战爆发前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步步进逼激起了我国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正在这时，宋庆龄从国外回到上海。因为读者关心抗战前途，密切注意着政治中心人物宋庆龄的举止动静，所以当时上海各家报纸的记者立刻闻风而至，赶到宋庆龄住的那家大旅馆，都想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一点有关消息，以便向读者报道。其中《申报》、《新闻报》两家，平日在新闻采访上竞争十分剧烈，遇此重大新闻，两家报纸的记者更是勾心斗角，不甘落后，一面自己想出奇制胜，一面又互相监视，以防对方独得头条珍闻。

不料乘兴而去的众家记者都吃了闭门羹，全被请在旅馆楼下的会客室里就坐。负责接待的人以"宋氏旅途劳顿，亟需安静休息"为由，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为防止记者闯上去打扰住在三楼的宋庆龄，二楼口还设有专人挡驾。如此一来，记者只能在底楼活动，望楼兴叹之余，不少记者就只好坐在楼下会议室里抽烟聊天，守候宋氏出门时突击采访了。

在这种处境中，《申报》的记者王研石却不死心，仍在盘算着上楼之计。他观察到：楼口堵截的人只注意记者的行动，对上下往来的旅馆茶房则置之不顾。于是他心中一动，趁别人不留意时，向一个平素熟识的茶房使了个眼色，二人便一前一后进入厕所，很快地，王研石从厕所里换穿了茶房服装出来，手捧托盘顺利上楼了。

王研石刚上二楼，正见宋庆龄从三楼下来，他连忙迎上前去，扒下头上的茶房帽子，向宋递上《申报》记者名片，同时申明："我知道您很忙。我的采访决不耽搁您宝贵的时间。我只提出三个问题，在走完楼

上这段甬道之前，就可结束采访。”

为了礼貌的原故，宋庆龄只好点了点头。王一边陪着宋走去，一边赶紧把三个早已想好的问题逐一提了出来。宋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仅对其中一个问题笑了一笑，另一个问题微微摇了摇头，第三个问题则只绉了一下眉头。——果然，还未走拢二楼楼口，采访就结束了。

等到楼下会客室里的记者们发现宋庆龄要出门，想拥上前去采访时，在护卫人员的遮拦下，只能望见宋进入汽车的背影了。

第二天，只有上海《申报》一家用大字标题、头条地位赫然刊出“宋庆龄昨单独接见本报记者”的独家新闻。报道中绘形绘影地渲染了宋庆龄答记者问的情景，读者从宋对三个问题不着一语的答复中，感到了宋庆龄坚决抗日的鲜明态度，增强了抗日的决心和信心。这一报道因此轰动一时。

报人妙语

二马

广东报人伍磐照先生，在美国主办《中西日报》多年，言多诙谐，闻者捧腹。袁世凯死后，伍磐照先生应邀在一个集会上讲话，其词有云：“袁世凯生平只做了一件大有利于中国的事，那就是他死了——绝对地死了，很合时地死了，很合式地死了。”举座无不为之倾倒。

罐子

［象牙海岸］

贝尔纳·达迪埃

冯光荣译

［作者简介：贝尔纳·达迪埃(1916——)是象牙海岸著名作家，著有民间故事集《黑色缠腰布》等。本文全文译自该集中的《罐子》。］

“好哇！你把我的罐子打碎了！我早盼着这一天了，没想到你拖了这么久。哼！你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吧？……你得赔我一个罐子，要和你打碎的这个一模一样。去，找一个来赔我！你上哪儿去找我可不管。可你听着，要是找不到罐子来赔我，你就甭想再踏进我的家门！”

科菲脚前脚后全是罐子的碎片，他愣在那儿看着他继母。

“我恨不得揍死你！还傻乎乎地盯着我干吗？不走还等什么？滚！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可我的罐子，你得赔我的罐子……听见没有？懂吗？”

就这样，科菲走了。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这个家。在这个家里，他从未得到过一分钟的休息和欢乐，因为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在继母家里，他什么活都得干，可还是成天挨打受骂。所以，他离家越远越觉得痛快，越觉得生活有乐趣。无论碰到谁，他总要和他聊上几句；见到猫狗，他也要逗逗它们。他再也不挨打受骂，再也不担惊受怕了。人人对他都很和善、关心和体贴。他逢人便讲述他的遭遇，别人听了，都流露出同情的目光，体贴地对他说：“你简直是在地狱里过日子，身边跟着那么一个随时都在盯着你的活阎王，你是怎么熬过

来的呀？”

科菲继续往前走。真是怪事，他越走越觉得生活幸福。唉！他从前那个圈子多狭小啊！……而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广阔的天地，是整个世界！他看着这个世界，眼里再也没有使视线模糊的泪水了；他看着这个世界，心里再也没有挨冻受饿、担惊受怕的感觉了。

科菲继续往前走。他越走越觉得万物可爱。一路上，他自由自在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唱着动听的歌。连树木都听得如痴如醉：树叶沙沙作响，树枝轻轻摇曳。树上彩蝶飞舞，蜜蜂嗡鸣，仿佛在唱催眠曲似的。

科菲继续往前走。他从未得到母亲的一点爱抚，从未见过母亲的一丝微笑，他对他母亲也毫无印象。他刚一睁开双眼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母亲就闭上眼睛去世了，仿佛苍天也没有充足的光芒同时照亮科菲和他母亲的眼睛，而非得由母亲把自己的目光留给她的孩子似的。所以，科菲一出世，他母亲的目光就熄灭了……

一天傍晚，科菲来到一条大河边上。河面宽阔无比，对岸如在天边。一条庞大如山的鳄鱼邻岸栖息，无数海鸥在空中飞翔，一眼望去，大河好似神女织出的一块硕大无朋的地毯；阵阵微波，宛如地毯展开，缓缓消逝在沙滩上；河边的树林里耸立着一座高塔，塔顶上报时的雄鸡啼鸣——睡觉的时候到了。

鳄鱼那双火红的眼睛直盯着科菲；一群群蝌蚪在鳄鱼四周追来逐去；一束束水草，像游客晚上来村里投宿似的，漂来挂在芦苇尖上；芦苇尖随波荡漾，像是在和谁窃窃私语；一只觅食的翠鸟嗖一声朝树林飞去；成群的鱼儿在河里往返巡游；几只水螺，好像扛着十字架似的，拖着滚圆带刺的身躯，在沙滩上蹒跚爬行；一只蜘蛛爬在一片树叶上顺水漂流；岸上的水螺，忽儿跌倒，忽儿爬起，在沙滩上留下道道痕迹。

鳄鱼张开大嘴，露出像木棉树一样长的巨齿——又黑又缺，或许是贪馋好食的缘故吧。鳄鱼对科菲说：

“小孩，谁给你指路、叫你到这儿来的？自古就没人来过这儿，你来干什么？不怕我把你吞掉？”

"我是个孤儿，即使你要吃我，也先听我说呀。"接着，科菲就把自己的遭遇，从母亲死后到他打破罐子那天为止，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鳄鱼听后，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她对科菲说：

"我想洗个澡，只要你愿意给我搓背，不但可以见到你母亲，还可以得到一个罐子，跟你打碎的那个一模一样。"

科菲听后，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把水草，走下河里，爬到鳄鱼背上，替它搓起背来。鳄鱼背上凸凹不平，凸起的地方如针一般刺手，如刀一般锋利；那鳞甲，连肥皂抹在上面也不会起泡沫。科菲搓呀，搓呀，搓得双手伤口道道、鲜血淋淋，连河水都染得通红了，但他却没掉一滴眼泪。鳄鱼等他汗流浃背地搓完后，对他说：

"坐在我背上来吧。"

科菲一坐上去，鳄鱼就驮着他出发了。

一天早上，他们来到一所房子面前，房门又小又脏。鳄鱼对科菲说："用手摸一下门。"

科菲刚伸手触到那扇门，就听见一声巨响，像万雷齐鸣、群山崩塌那样可怕。这时候，一个怪物突然出现在科菲面前，身上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臭味。怪物一头顶天，两脚插地，一抬腿就能把天地破成两半。

"从哪儿来的，小冒失鬼？谁带你到这儿

来的？你想要什么？”

这怪物刚一露面，那鳄鱼就无影无踪了。科菲现在孤零零站在那儿，他的心跳得像要蹦出来飞走似的。他吓得像个哑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你想要什么？”怪物又问。

科菲终于恢复了镇静，把他的遭遇，从母亲死后到他遇见鳄鱼为止，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怪物。

“给我梳头！”怪物突然喊道。

科菲顺从地给怪物梳起头来。怪物的头发，那怕最细的掉到地上，也震得地动山摇，树木都左右摇晃，终于缠在一起，全倒在地上了。而且，这头发也散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臭味。

科菲梳呀，梳呀，不知梳了多久才给它梳好。他刚一梳完，怪物就轻声对他说：

“转过身去。”

科菲立即转过身去。

“回过头来。”

科菲回过头来，顿时吓得全身发抖：面前站着个比鳄鱼和怪物更可怕的魔鬼。他真想往回走，远远离开这个地方；他真想跑，迅速躲开这些怪物，回到人间去。他跑呀，跑呀，跑得气喘吁吁的，但奇怪的是他一点也没有离开原来站的地方。他真想喊，他喊呀，喊呀，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他把嘴张得那么大，但却喊不出一点声音来。魔鬼依然站在他面前，用比鳄鱼和怪物还要响亮的声音冲着他喊道：

“从哪儿来的？这地方，凡人绝不会来，谁带你来的？你想来要什么？”

于是科菲又把他的遭遇，从母亲死后到他遇到怪物为止，一五一十给魔鬼讲了一遍。魔鬼听完，便把他带进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

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科菲常常碰到什么挡他的道，原来有人在唱歌跳舞哩。他们走呀，走呀，也不知走了多久，眼前豁然开朗——竟到大山之巅了。魔鬼转身问科菲：

“刚才在里面看见什么没有？”

"没有。"

"听见什么没有?"

"也没有。"

"好,现在从这儿跳下去。"

山谷深不见底，大雾迷漫,看不到一棵树,也听不见一点声音；雾海上，太阳正发出万道霞光。

科菲纵身跳了下去，在山脚下碰到了魔鬼。魔鬼递给他两把钥匙，对他说：

"一直往前走。"

"给我钥匙干吗?"

"对了，前面有两扇门，一扇在右边，一扇在左边。你拿这钥匙把右边的门打开，但别去碰左边那扇门。"

科菲听完就上路了。到了两扇门前，他打开了右门——直通老太婆村的大门。

"从哪儿来,小家伙？上哪儿去?"

科菲把他的遭遇从头到尾给她们每一个都讲了一遍，而且讲得完全一样：一句话也不多，一句话也不少。

"你想见你妈妈，向她要一个罐子,和你打碎的那个一模一样,是吗?"

"嗯"。

"你得先替我们梳头、修指甲、洗澡、换衣服，然后再走。"

这个村非常大，村里全是面无血色、弯腰驼背的老太婆，连拄着拐杖走路也是趔趔趄趄的。她们一站起来,全身的关节就嘎吱作响。有的老太婆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走路总是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撑住腰板，生怕关节嘎吱作响似的。

这又是一次考验，但科菲却马上欣然接受了。他来回奔忙，一边给她们讲些逗人的故事。她们听了都拍手叫好，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科菲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终于得到了好报：最年长的老太婆递给科菲两个葫芦，并嘱咐他何时何地才扔第一个。

科菲又上路了。到了指定地点，他扔下第一个葫芦。葫芦刚落地，科菲的母亲就出现在他身边。他母亲从他手上拿走钥匙和剩下的葫芦，然后递给他另外三个葫芦并对他说："出村口的时候，你一扔这个葫芦就会回到原来的村里。这两个葫芦装的是你的财富，这是你要找的罐子。"

科菲心里乐开了花，他接过葫芦和罐子后又上路了。这罐子，他到底还是找来了！但他是花了多大的代价、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找来的呀！要不是看见手上的伤疤，要不是手上还提着罐子和葫芦，他或许会把这一切当作一场可怕的恶梦哩！

科菲扔下第一个葫芦后，立刻就回到了原来的村里。他长大成人了，乡亲们都没把他认出来。他们早已忘记了往事：很多年以前，有一天，一个流浪儿出村去找一个罐子——他手上提的这个罐子。看见这陌生人进村，村里的老翁一边捋着齐胸的银须，一边吧嗒着旱烟，时而挠挠脑瓜，默默地追忆着那已经久远的往事……。

科菲把罐子赔给了他的继母。

他扔下第二个葫芦，顿时接连从地面冒出一座座金殿，一望无垠，闪闪发光，照得谁都难以睁开双眼。朝阳从那儿升起，夕阳也从那儿落下。他扔下最后一个葫芦，金殿里立刻出现无数的臣民和财富，使

金殿充满了生气。

科菲从此当了国王。

他继母可受不了啦。她也想让自己的孩子交好运，甚至更走运，为了这事，她成天愁眉苦脸，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她那股嫉妒劲，像木棉树根一样越长越大，像红木树根一样越长越深；她设的诡计，比蜘蛛网还要阴险恶毒。

太阳刚出来，她就不断祷告，乞求太阳把金殿统统化尽。可太阳仿佛有意捉弄她似的，反而把宫殿照得金光闪闪。道道金光，宛如支支利箭，射向她的心，射向她那因嫉妒而日益肿大的心。

一天清早，她脸都没洗，钻出茅屋就去呼、呼、呼地敲她老大的门。

“懒鬼！起来！在这些金殿面前，你竟然睡得着、吃得下！你还快活！瞧瞧这些金殿，咱们也得有，还要多些，要有钻石宫殿，把整个地球都铺满！去，学科菲的样，去发财！”

于是，她边说边推，打发她老大出了门。

路上，老大碰见鳄鱼，失声喊道：

“哎呀！多难看的鳄鱼、多可怕的怪物呀！天哪！”

“小家伙，谁叫你来的？”

“我妈叫我来的。”

“你急着到哪儿去？”

“去发财，像科菲那样有钱有势。”

“哦！他可是个好孩子。”

“总比不上我。”

“给我搓背吧，我会给你帮忙的。”

“给你搓背？给一条鳄鱼搓背？你背上全是刀刃、针尖，又脏又黑，还想叫我给你搓？”

“替我搓搓吧。”

“我妈不是叫我来给你搓背的，是叫我来想法升官发财的。咱村里请人搓背的有的是，个个背上都很光滑，哪像你这鳄鱼的背。我要赶路，载我过河去吧。”

鳄鱼顺从地对他说：

"爬到我背上来吧。到了对岸，你会得到你该得的东西的。"

"得到什么？"

"你想要的东西。上去吧！"

老大爬上去后，鳄鱼便把他带到一扇门前，门一开，现出一个怪物，头顶天，脚插地。老大一见就嚷起来：

"我看见什么啦？这是什么呀？你，你是谁？你的头在哪儿？脚在哪儿？你头上长的什么？没有虱子吧。"

"替我剪剪头发。"

"是你身上发出的臭味？你生下来就没洗过澡吧，丑八怪？"

"替我剪剪头发。"

"哈！你以为我是来理发的？我要是理发匠，就不上这儿来了。我是来像科菲那样发财得势的。"

"往前走吧，你会得到你该得的一切的。"

"得到什么？"

"你想要的东西。"

随后，怪物把他带给魔鬼，魔鬼把他带到那座大山顶上，又从那儿带他到了老太婆村。

这些老太婆身子稍微一动，身上的关节就像没上过油的大吊车似的嘎吱作响。她们一手撑腰，一手拄拐杖，头发白得像棉花，嘴里没有一颗牙。

"这是什么鬼地方！你们这些老婆子，不死还等什么？我敢打赌，你们全是妖精。准是你们把青年人都害死了，你们嫉妒他们年轻、漂亮……不准这样瞪着我，妖婆子！你们休想害我，谁也别想吸我的骨髓。"

但老太婆全都围上去，冲着他大喊：

"给我们剪头发！给我们修指甲！给我们洗澡！我们会给你帮忙的。"

"你们？给我帮忙？我还想叫你们给我干这些事哩，我也可以给你们帮忙，送你们早点去死。"

最年长的老妇听罢，递给他四个葫芦，对他说："你会得到你该得的东西。你把这个扔到地上立刻就能到家。剩下的三个，你把它们摔破就能得到你该得的一切了。"

老大把第一个葫芦扔到地上，立刻就到了家。他母亲见了真是喜出望外。

"这么快就回来啦！现在咱们既有钱又有权了！快把葫芦统统给我。藏在哪儿呢？藏它干吗！还是现在打碎好。现在就打碎，让咱们的宫殿一座座出现在这些金殿旁边……全靠你，孩子！快到我怀里来，你今天搬掉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啊！那天早上我要不推你出门，你今天还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太阳从金殿背后出来。咱们的宫殿很快就会把它们全挤掉……怎么拿这葫芦？对了，就这么拿，让咱们的宫殿遍布全世界！……你听，我的心跳得多厉害！你瞧，我的手抖得多厉害！看着，孩子，这些金殿很快就会被一扫而光。这个里面装的是咱们的财富，另一个装的是咱们的权势。谢谢你，孩子，我现在又能呼吸，我复活了。我又能看太阳，又能抬头了。从今以后，太阳会更亮，咱们的宫殿将闪闪发光，照亮整个宇宙！"

这女人说完便使尽全身力气把第一个葫芦摔到地上，地上立刻出现了狮子、老虎、豺狼等各种猛兽。她还想碰碰运气，又摔碎了第二个葫芦。于是，天上、地上、山上、石头缝里，到处都喷出熊熊烈火，迎着狂风，越烧越旺，把母子俩团团围住；成群的猛兽也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他们拚命奔逃，但烈火燃得更快，像一根根冲天的火柱，从四面八方切断了他们的去路。

最后一个葫芦就这样掉到了地上，地面顿时张开一条巨大的裂缝，把他俩吞没后又合了拢来。而科菲的金殿，却依然在夕阳的余晖下熠熠闪光。

自从这女人遭到报应后，整个黑非洲再也没人敢虐待孤儿了。

雷著华　插图

题　头　马兰

点头不算摇头算

曾经有一个中国电影代表团到东欧的一些国家去参观访问，宴会上好客的主人不停地为中国客人送菜。

不一会儿，代表们都吃饱喝足了。主人照例殷勤相劝，客人都摇头表示“吃饱了”。谁知主人又送上饭了。盛情难却，只好勉强加餐。刚吃完，主人又送上食品来了。大家赶忙摇头摆脑，表示再不能吃了。哪知越是摇头越是招架不住。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竟吃得下不了席，直到实在没法再吃的时候，这才放下碗。主人看着剩下的食物，大为不解，以为是味道不好，或者是招待不周，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其实，问题正出在“摇头”上。那个地方，点头表示否定，摇头表示肯定。这种动作，和中国的习惯是完全相反的。这就叫“点头不算摇头算”。

治病的风波

有一次，两个去澳州留学的人在路上行走，一人忽然生病，另一个人就在路边用我国传统的方法替他“刮痧”。刮了一阵，病人的手腕和颈项等处都呈现出血红的痧点。这说明病者是发“痧”了，理当这样抢救。但正在这时，走来了一个警察，他看了又看，只见病者被人“刮”得青一块、紫一块，到处都是“伤痕”。他认为这无疑是乘人之危，是很不人道的。于是，他便问帮病者刮痧的人：“这都是你干的吗？”

“是的，先生。”这位留学生理直气壮地回答。

“好，跟我走！”警察向他发出了命令。

“去哪里？”留学生疑惑地问他。

“审讯室。”警察说，“你犯了虐待罪。”

“哦！先生，你误会了。”被传讯的人忙解释说，“这并不是虐待，而是治病。”

“治病？”警察根本不相信，瞪着眼睛问他：“有这么个治病法吗？”

“有啊！这在我们中国普遍得很啦！凡是有人得了急病，往往就先刮痧、针灸、打火罐，用土办法作临时抢救。……”

“那你有行医证明吗？”

“没有。在我们那里，几乎人人都会……”

“不行。这叫做无牌行医，同样是犯罪活动。”警察再次命令他：“走！”

幸好，刚好碰上几个过路的华侨，经过他们的再三解释，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是的，中国有好些事情，在某些外国人看来，是非常古怪离奇的，很不好理解。不过，一当他们明白过来，就会感到“怪”得好，“奇”得美，也很有趣。

奇怪的“博士”

有一位墨西哥姑娘，曾问我国的一位留学生：“听说你们中国有一种千年蛋，可以放一千年，是用大乌龟的蛋做成的。是吗？”这位留学生一听，如坠五里雾中，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这种“千年蛋”是什么玩艺儿，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墨西哥姑娘说的是中国的“皮蛋”。有些外国研究化学的学生，写博士论文时仅以皮蛋作专题，而且居然获得了博士学位，被人称为“皮蛋博士”。直到今天，仍有好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皮蛋感到莫测高深，不知道究竟是怎样“造”出来的。

插图 马 峰　题头 马 蒂

集　纳

放在哪儿？

一间屋子里挤满了人，正在举行热闹的晚会。有一个到会者提出一个问题，征求大家解决：把一小盒粉笔放在室内一个地方，除了一个人而外，别的人全都能看得见。请问：该放在哪儿才合符要求呢？

大家静默地想了一会，都没想出办法来。——你想出来该放在哪儿吗？

赛　马　慢

两人相约赛马。赛马的条件很奇怪：别人比赛谁的马跑得快，他俩却比赛谁的马跑得慢。跑得慢的马主算是优胜者。

两人都想自己的马比对方的马跑得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望我，我望你，你停我站，互相僵持着不肯挪步。如此一来，比赛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这时，他俩的一个朋友路过这里，问明缘由，给他俩出了一个主意。两人点头称是，立刻各自飞身上马，扬鞭急驰，你追我赶地跑开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朋友给他俩出的什么主意？你猜得出来吗？

死里逃生的巧计

古时候，某些国家里有这样一个规定：已判死刑的囚犯，还让他有一个最后碰一次运气的机会。办法是：临处死前，可以在一个小箱子里抽一次签，箱里预先放着两个纸条，一张上写着“死”，一张上写着“活”。抽到“活”的纸条，就可获得赦免；抽到“死”的纸条，则立即处死。

有一次，一个犯人就要处决了。他的仇人设法把箱子里那张写着“活”的纸条偷出来，换上一张写着“死”的纸条。这样，箱中两张纸条都写着“死”字。他的仇人想：不管他抽到哪张纸条，他都是必死无疑了。

犯人的朋友打听到这件事，告诉犯人，建议他抽签时当场揭破仇人的阴谋。不料犯人听到这消息后，想了一会儿，却要求朋友们保守秘密，说这样他就一定能死里逃生了。

朋友们依了他的话。抽签之后，他果然被赦免了。

想想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本栏故事答案见本期38页）

“美国诗人”列宁

一九四〇年，邵荃麟等同志，奉命由浙江到福建工作，到江山县，住在一家小旅店里。半夜，国民党宪兵队长带了一个班闯了去检查，翻箱倒箧，搜出了一本列宁著作的英译本，书的封面上还印有列宁的大照片。宪兵队长问：“这是什么人？”在场的葛琴等同志都很紧张，邵荃麟却很自然地望了望书，沉着回答道：“这个人你一定知道，是美国有名的诗人。”接着说了一个很长的英文名字。那个宪兵队长望了望他的下级，内行似地点点头：“知道、知道。”便送还了书，出去了。

（济安）

“雷锋爷爷”

妈妈对小儿子冬冬说：“冬冬，你要当个好孩子，要向雷锋叔叔学习。”

冬冬带着疑惑的神色说：“妈妈，你说错啦，该说‘雷锋爷爷’才对。”

妈妈不解地望着孩子：“怎么会是‘雷锋爷爷’呢？”

冬冬：“妈妈：你忘啦！我们每次上车，起来给我们让座的不都是那些爷爷吗？”

（小陵）

乖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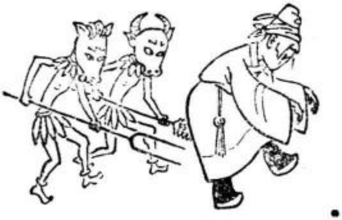
老张要到幼儿园去看他的孩子，老李对他说："正好我的孩子也在那个幼儿园里，请你顺便给他带包糖去。"老张说："可我却不认识你的孩子呀！"老李说："这好办。你去幼儿园后，看到其模样儿长得最乖的孩子便把糖给他，准没错。"老张去了，糖也照老李的吩咐给了。第二天，老李问老张："你给我孩子带去的糖呢？"老张说："给最乖的孩子了。"老李说："可我孩子说他没收到呀！"老张说："你的孩子呀，没份。"老李："哪你给谁了？"老张："你要我把糖给模样儿长得最乖的孩子，我把全园的孩子都看过了，也都仔细地比较了，我觉得还是我的孩子长得最乖，所以我就把糖给我的孩子了。"

（丹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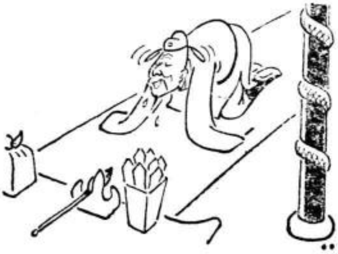
下决心

甲向乙大谈吸烟的种种危害，同时还给他介绍各种戒烟的方法，乙默默地听了很久后，问："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你自己为什么还不戒呢？"甲无可奈何地答道："要下这个决心就是难呀！"乙满不在乎地说："下个决心有何难！不是我自吹，单这个月我就已经下过两次决心啦！" （丹丹）

马　丁编画



一、从前，有个善于吹拍的秀才。某日数尽去见阎王。



二、阎王放了一屁。秀才当即献《屁颂》一篇："高竦全臀，弘宣宝气，依稀有丝竹之音，仿佛是麝兰之味……"

三、阎王大喜，立即用朱笔在《生死簿》上一挥："增寿十年，放回阳间"。

四、日月如梭，转眼十年限满，秀才再次寿终正寝。

五、秀才大摇大摆重入阎罗殿。阎王问："这是何人？"大鬼忙回话："是那做屁文章的秀才！"

书号：1011·

定价： 0.29